遼史拾遺

五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遼史拾遺

（五）

厲鶚撰

遼史拾遺卷十八

表第八屬國表

渤海

文獻通考曰渤海本粟末靺鞨附高麗者姓大氏俗謂王曰可毒失對面呼聖主筆
元年王大諲譔遣王子來貢方物後唐同光三年及天成元年俱遣使入貢進兒口女口先是契丹大首領耶律阿保機兵力雄盛東北諸蕃多臣屬之以渤海土地相接常有幷吞之志是歲率諸蕃部攻渤海國夫餘城下之改夫餘城爲東丹府命其子突欲留兵鎮之○松漠紀聞曰渤海國去燕京女眞所部皆千五百里以石累城足東竝海其王舊以大爲姓右姓曰高張楊竇烏李不過數種部曲奴婢無姓者皆從其主婦人皆悍妒大氏與他姓相結爲十姊妹迭幾察其夫不容側室及他遊聞則必謀窴毒死其所愛一夫有所犯而妻不之覺者九人則羣聚而詬之爭以忌嫉相誇故契丹女眞諸國皆有女倡而其良人皆有小婦侍婢唯渤海無之男子多智謀驍勇出他國右至有三人渤海當一虎之語契丹阿保機滅其王大諲譔徙其名帳千餘戶於燕給以田畴捐其賦入往來貿易關市皆不征有戰則用爲前驅○契丹國志曰渤海螃蟹紅色大如椀螯巨而厚其跪如中國蟹螯石巢魷魚之屬皆有之

回鶻。

王溥唐會要曰。貞元五年。回紇使李義進請因咸安公主下降。改紇字爲鶻字。蓋欲誇國俗俊健如鶻也。○五代會要曰。回鶻本牙在天德西北娑陵水上。距長安六千九百里。唐天寶中。安祿山犯闕。有助國討賊之功。累朝尚主。會昌初。其國爲黠戛斯所侵。部族擾亂。乃移帳至天德、振武間。又爲石雄、劉沔所襲破之。復爲幽州節度使張仲武所攻。餘衆部曲奔歸於吐蕃。吐蕃處之甘州。其後時通中國。世以中國爲舅。朝廷每賜書詔。亦嘗以甥稱之。○松漠紀聞曰。回鶻自唐末浸微。本朝盛時。有入居秦川爲熟戶者。女眞破陝。悉徙之燕山。甘、涼、瓜、沙舊皆有族帳。後悉羈縻於西夏。唯居四郡外地者。頗自爲國。有君長。其人卷髮深目。眉修而濃。目眼睫而下多虬鬚。土多瑟瑟珠玉。帛有兜羅、緜毛、氈、獵錦、注絲、熟綾、斜褐。藥有膃肭臍、硇砂、香有乳香、安息、篤耨。善造賓鐵刀劍。烏金銀器。多爲商賈於燕。載以橐駝。過夏地。夏人率十而指一。必得其最上品者。賈人苦之。後以物美惡雜貯毛連中。（毛連以羊毛緝之。單其中。兩頭爲袋。以毛繩或綫封之。有甚麤者。有間以雜色毛者。則輕細。）然所征亦不貲。其來浸熟。始厚賂稅吏。密識其中下品者俾指之。尤能別珍寶。蕃漢爲市者。非其人爲儈。則不能售價。奉釋氏最盛。共爲一堂。塑佛像其中。每齋必刲羊。或酒酣以指染血塗佛口。或捧其足而鳴之。謂爲親敬。誦經則衣袈裟。作西竺語。燕人或俾之祈禱。多驗。婦人類男子。白晳。著青衣。如中國道服。然以薄青紗羃首而見其面。○契丹國志曰。回鶻豆高二尺許。直榦有葉。無旁枝。角長二寸。每角止兩豆。一根才六七角。色黃。味如

党項栗。

册府元龜曰。黨項其種有嚴昌、白銀狠。東接臨洮。西距葉護。南北數千里。處山谷間。每姓別爲部落。大者五千餘騎。小者千餘騎。〇五代史曰。党項、西羌之遺種。其國在禹貢析支之地。東至松州。西接葉護。南界春桑。北鄰吐渾。有地三千餘里。無城邑而有室屋。以毛罽覆之。其人喜盜竊而多壽。往往至百五六十歲。其大姓有細封氏、費聽氏、折氏、野利氏、拓拔氏爲最彊。

波斯國。

唐會要曰。波斯國在京師西一萬五千三百里。戶數十萬。俗事天地日月水火諸神。西域諸故事火祆者。皆詣波斯受法焉。以六月一日爲歲首。地多名馬。又多駿犬。今所謂波斯犬也。〇册府元龜曰。波斯國、其先有波斯匿王者。子孫以王父字爲氏。因爲國號。

濊貊國。

册府元龜曰。濊貊國、南與辰韓北與高句麗、沃沮接。東窮大海。朝鮮之東。皆其地也。

大食國。

册府元龜曰。大食國在南海中。其國男夫黑色多鬚。鼻長而大。似婆羅門。婦人白皙。亦有文字。出駝馬驢騾羖羊等。其馬大於諸國。兵刃勁利。其俗勇於戰鬬。合事天神。而土多沙石。不堪耕種。惟食鳥獸等

肉。

日本國。

文獻通考曰。倭在韓及帶方郡東南大海中。大較在會稽、東冶之東。與朱崖、儋耳相近。後稍習夏音。惡倭名。更號日本。言國近日所出以爲名。宋雍熙元年。本國僧奝然與其徒五人浮海而至。獻銅器十餘事。幷本國職貢。今年代紀各一卷。奝然書曰。國中有五經書及佛經。白居易集七十卷。並得自中國。土宜五穀而少麥。交易用銅錢。文曰乾文大寶。畜有水牛驢羊。多犀象。產絲蠶。多織絹。薄緻可愛。樂有中國、高麗二部。四時寒暑。大類中國。國之東境接海島。夷人所居。身面皆有毛。東奧州產黃金。而別島出白銀。以爲貢賦。國王以王爲姓。傳襲至今王六十四世。文武寮吏皆世官。

新羅國。

契丹國志曰。新羅國在高麗東。本漢時樂浪地。其言語名物。有似中國人。名國爲邦。弓爲弧。賊爲寇。行酒爲行觴。相呼皆爲徒。文字甲兵。同於中國。選人壯健者悉入軍。每月旦相賀。王設宴會。班賚羣官。有大事則聚官詳議定之。田甚良沃。水陸兼種。服色尚素。婦人辮髮繞頭。以雜綵及珠爲飾。婚嫁惟酒食而已。輕重隨貧富。○文獻通考曰。新羅、其先本辰韓種也。辰韓始有六國。稍分爲十二。新羅其一也。初曰新羅。或曰斯羅。其國在百濟東南五百餘里。亦在高麗東南。兼有漢時樂浪郡之地。東濱大海。其人雜有華夏、高麗、百濟之屬。兼有沃沮、不耐、韓濊之地。後唐同光元年。王金朴英遣使來朝貢。

吐蕃

冊府元龜曰吐蕃在長安之西八千里本漢西羌地也後魏神瑞初南涼禿髮樊尼率衆西奔濟黃河逾積石於羌中建國開地千里以禿髮爲國號語譌謂之吐蕃其後子孫繁昌又侵伐不息土宇漸廣唐高宗時吐蕃盡收羊同党項及諸羌之地東與涼松茂嶲等州相接南至婆羅門西又攻陷龜茲疏勒四鎮北抵突厥地方萬餘里自漢魏以來西戎之盛未之有也○五代史曰吐蕃國地君世部族名號物俗見於唐著矣至五代時吐蕃已微弱回鶻党項諸羌夷分侵其地而不有其人民值中國衰亂不能撫有惟甘涼瓜沙四州常自通於中國甘州爲回鶻牙而涼瓜沙三州將吏猶稱唐官數來請命

沙陀突厥

冊府元龜曰沙陀突厥在甘州習俗左衽辮髮男女略與吐蕃同其悍捷便弓馬勝之

靺鞨

五代史曰黑水靺鞨本號勿吉其國東至海南界高麗西接突厥非鄰室韋蓋肅愼氏之地也其衆分爲數十部而黑水靺鞨最處其北尤勁悍無文字之記其兵角弓楛矢

鐵驪

通典曰鐵勒之先匈奴之苗裔也種類衆多自西海之東依據山谷往往不絕並有君長屬東西兩突厥隨水草流移人性兇忍善於騎射貪婪尤甚以寇抄爲生近西邊者頗爲藝植多牛羊而少馬突厥

國有東西征討皆資其用以制北荒十六國慕容垂時北塞後魏末河西並云有敕勒部鐵勒蓋言譌也。

鶚案金史云鐵勒者古部族之號奚有其地號稱鐵勒州又書作鐵驪州奚有五世族世與遼人爲昏因附姓述律氏中。

吐谷渾

會海菁華曰吐谷渾本遼東鮮卑也西晉時酋帥徒何涉歸有二子長曰吐谷渾少曰若洛廆代統部落別爲慕容氏渾庶長廆正嫡父在時分七百戶與渾渾與廆二部俱牧馬馬鬬相傷渾擁馬西行乃附陰山屬永嘉之亂始度隴西止於枹罕而後子孫據有甘松之南洮水之西南極於白蘭在益州西北有青海周回千餘里海中有小山每冬冰合後以良牝馬置此山至來冬收之馬有孕所生得駒號曰龍種時稱青海驄焉至其孫葉延以禮云公孫之子得以王父字爲氏吾祖始自昌黎先宅於此今以吐谷渾爲氏尊祖之義也。

吐渾

五代會要曰吐渾本吐谷渾也唐咸通中酋長有赫連鐸者從太原節度使康承訓平徐方有功朝廷授振武節度使復盜據雲中後唐太祖逐之乃歸幽州李匡濤其部族散居蔚州界立爲酋長有白承福者同光初代爲都督依中山地石門爲柵莊宗賜其額爲寧朔奉化兩府以都督爲節度使仍賜承

福姓李名紹魯。晉高祖天福元年。高祖以契丹有助立之功。割膺門已北及幽州之地以賂之。繇是吐渾部族皆隸於契丹。其後苦契丹之虐政。部族皆怨之。復爲鎭州節度使安重榮所誘。乃背契丹。率車帳羊馬取五臺路歸國。契丹大怒。以朝廷招納叛亡。遣使責請。六年正月。晉高祖命供奉官張澄率兵二千。搜索幷鎭忻代四州山谷吐渾。還其舊地。

突厥。

陷北記曰。契丹西則突厥回紇。西北至嫗厥律。其人長大髦頭。酋長全其髮。盛以紫囊。地苦寒。水出大魚。契丹仰食。又多黑白黃貂鼠皮。北方諸國皆仰之。其人最勇。鄰國不敢侵。又其西轄戛。又其北單于突厥。皆與嫗厥律略同。○册府元龜曰。突厥者。蓋匈奴之別種。居金山之陽。金山形似兜鍪。其俗謂兜鍪爲突厥。因以爲號。

沙州燉煌王曹壽。沙州回鶻曹順。

五代史曰。沙州梁開平中有節度使張奉。自號金山白衣天子。至唐莊宗時。回鶻來朝。沙州留後曹義金亦遣使附回鶻以來。莊宗拜義金爲歸義軍節度使。瓜、沙等州觀察處置等使。○文獻通考曰。沙州留後曹義金卒。子元忠嗣。宋太平興國五年。元忠卒。咸平四年。封子延祿爲譙郡王。五年。延祿爲從子宗壽所害。宗壽權知留後。表求旌節。乃授宗壽節度使。子賢順爲衙內都指揮使。大中祥符末。宗壽卒。授賢順本軍節度。

鶚案曹氏父子遼史去宗賢二字避廟諱也

女直國

無名氏北風揚沙錄曰金國本名朱里眞番音譌爲女眞或曰慮直避契丹與宗宗眞名又曰女直肅愼氏之遺種而渤海之別族也或曰三韓辰韓之後姓拏氏唐貞觀中靺鞨來中國始聞女眞之名世居混同江之東長白山鴨綠水之源南鄰高麗北接室韋西界渤海鐵驪東瀕海三國志所謂挹婁元魏所謂勿吉唐所謂黑水靺鞨者今其地有七十二部落相統制契丹阿保機乘唐衰與北方吞諸蕃三十六女眞在其中阿保機恐女眞爲患誘豪右數千家遷之遼陽之南而著籍焉使不得與本國通謂之合蘇款自威州東北分界八室口至束洙江中間所居之女眞隸契丹威州兵馬司與其國往來無禁謂之回霸合蘇款者熟女眞也回霸者非熟女眞亦非生女眞也自束江之北寧江之東地方千餘里戶十餘萬無大君長亦無國名散居山谷間自推豪傑爲酋長小者千戶大者數千則謂之生女眞七十二部落之一也僻處契丹東隅地多山林屋無瓦覆以板或樺皮牆壁亦木爲之產名馬生金大珠頗事耕藝而不蠶桑人多衣布冬極寒盛夏如中國十月時屋才高數尺獨開向南一扉扉掩復以竹綢繆之環室爲土牀熾火其下而寢食起居其上衣厚毛爲衣非入室不徹衣屢稍薄則墮指裂膚臣屬契丹二百餘年世襲節度使封號兄弟相傳周而復始間歲以北珠貂革名馬良犬爲貢亦服叛不常契丹謂之女眞但羈縻而已俗勇悍耐飢渴苦辛騎上下山崖如飛濟江河不用舟楫浮馬而

渡人皆辮髮與契丹異耳垂金環留顱後髮以色絲繫之富人用珠金爲飾男子亦衣紅黃與婦人無別嗜酒而好殺無常居善爲鹿鳴呼鹿而射之生啖其肉醉則縛而俟其醒不爾殺人雖父母不辨也與契丹言語不通而無文字賦斂調發刻箭爲號事急者三刻之謂好爲臧不好爲剌撒謂酒爲敦蘇謂棓殺爲蒙山不屈花不剌官之等者以九曜二十八宿爲號職皆曰勃極烈猶中國總管皆糾官也自五戶勃極烈推而上之至萬戶皆自統兵緩則射獵急則出戰宗室皆謂之郎君事無大小必以郎君總之如奴隸凡用兵戈爲前行號曰硬軍人馬皆全甲刀棓自副弓矢在後設而不發非五十步不射弓力不過七斗箭鏃至六七尺形如鑿入不可出人攜不滿百枝其法五十百皆有長五長擊柝十長執旗百長挾鼓千人將則旗幟金鼓皆備五長戰死四人皆斬十長戰死五長皆斬千長戰死百長皆斬能負軍伍戰沒之屍以歸即得其家貲凡將皆不執旗人視其所向而趨自主帥至卒皆自馭無從者以粟粥烯肉爲食上下無異品國有大事適野環坐畫灰而議自卑者始議畢即漫滅之不聞人聲其密如此軍將行大會而飲使人獻策主帥聽而擇焉其合者即爲特將任其事師還有大會問有功者與之金舉以示衆衆以爲薄復增之法令嚴殺人者死仍沒其家人爲奴婢親戚欲得則輸牛馬贖之盜一責十以六歸主而四輸官其他罪無輕重悉笞背有一州則一州之官許專決守一縣則一縣之官許專決取民錢者無罪凡有官者將缺坐之廊賜以酒官等者於缺上以杖復視事如故本朝建隆二年始遣使來朝貢方物名馬貂皮

鶚案取民錢以下寫本有誤不可考矣

朱翌猗覺寮雜記曰頃年契丹加兵女眞女眞衆裁萬人所居有灰城以水沃其壁凝凍成冰距城三百里焚其積聚其人散居山林以待之契丹至則城不可攻野無所取遂退兵女眞卽出襲敗之殺傷甚衆○東夷考略曰五代時契丹盡取渤海地而黑水靺鞨因附屬阿保機遷其豪數千家於遼陽南曰合蘇館由是黑水部落在南者籍契丹號熟女眞在北者不入籍號生女眞後避興宗諱改女直地有混同江長白山混同江水色微黑亦名黑龍江卽粟末河發源太白者太白山一名長白橫亙百里巔有水源下注成湖出東珠貴者直千金南流爲鴨綠江北流爲混同江達五國城東入於海其出北山南流入松花江是爲白山黑水金所繇開國也

于闐國

五代史曰于闐國去京師萬里外其國西南近葱嶺與婆羅門爲鄰國而相去猶三千餘里南接吐蕃西北至疏勒二千餘里晉天福三年于闐國王李聖天遣使者馬繼榮來貢紅鹽鬱金氈牛尾玉氍等晉遣供奉官張匡鄴假鴻臚卿彰武軍節度判官高居誨爲判官册聖天爲大寶于闐國王是歲冬十二月匡鄴等自靈州行二歲至于闐至七年冬乃還而居誨頗記其往復所見山川諸國而不能道聖天世次也居誨記曰自靈州過黃河行三十里始涉沙入党項界曰細腰沙神樹沙三公沙宿月支都督帳自此沙行四百餘里至黑堡沙沙尤廣遂登沙嶺沙嶺党項牙也其酋曰捻崖天子渡白亭河至

涼州自涼州西行五百里至甘州。甘州回鶻牙也。其南山百餘里。漢小月支之故地也。有別族號鹿角山沙陀。云朱耶氏之遺族也。自甘州西始涉磧。磧無水。載水以行。甘州人教晉使者作馬蹏本澀木澀四竅。馬蹏亦鑿四竅而綴之。駝蹏則包以駑牛皮。乃可行。西北五百里至肅州。渡金河。西百里出天門關。又西百里出玉門關。經吐蕃界。吐蕃男子冠中國帽。婦人辮髮戴瑟瑟珠。云珠之好者。一珠易一良馬。西至瓜州、沙州二州。多中國人。聞晉使者來。其刺史曹元深等郊迎。問使者、天子起居。瓜州南十里鳴沙山。山冬夏殷殷有聲。如雷。云禹貢流沙也。又東南十里三危山。云三苗之所竄也。其西渡都鄉河曰陽關。沙州西曰仲雲。其牙帳居胡盧磧。云仲雲者、小月支之遺種也。其人勇而好戰。瓜、沙之人皆憚之。胡盧磧、漢明帝時征匈奴屯田於吾盧。蓋其地也。地無水而常寒。多雪。每天煥雪銷。乃得水。匡鄴等西行入仲雲界。至大屯城。仲雲遣宰相四人、都督三十七人候晉使者。匡鄴等以詔書慰諭之。皆東向拜。自仲雲界西始涉鹹磧。無水。掘地得溼沙。人置之胷以止渴。又西渡陷河。伐橦置冰中乃渡。不然則陷。又西至紺州。紺州、于闐所置也。在沙州西南。云去京師九千五百里矣。又行二日至安軍州。遂至于闐。聖天衣冠如中國。其殿皆東向。曰金册殿。有樓曰七鳳樓。以蒲桃爲酒。又有紫酒、青酒。不知其所釀。而味尤美。其食、稗沃以蜜。粟沃以酪。其衣布帛。有園圃花木。俗喜鬼神而好佛。聖天居處。常以紫衣僧五十人列侍。其年號同慶二十九年。其國東南曰銀州、盧州、湄州。其南千三百里曰玉州。云漢張騫所窮河源出于闐而山多玉者此也。其河源所出。至于闐分爲三。東曰白玉河。西曰綠玉河。又西曰烏玉

河。三河皆有玉而色異。每歲秋水涸。國王撈玉於河。然後國人得撈玉。

高昌國

揮麈前錄曰。太平興國六年五月。詔遣供奉官王延德、殿前承旨白勳使高昌。雍熙元年四月。延德等敘其行程來上云。初自夏州歷玉亭鎮。次歷黃羊平。其地平而產黃羊。度沙磧無水。行人皆載水。凡二日次都囉囉族。漢使過者。遺以財貨。謂之打當。次歷茅家嗢子族。臨黃河。以羊皮爲囊。吹氣實之。浮於水。或以橐駝牽木栰而渡。次歷茅女王子開道族。行入六窠沙。沙深三尺。馬不能行。行者皆乘橐駝。不育五穀。沙中生草名登相。收之以食。次歷樓子山。無居人。行沙磧中。以日爲占。旦則背日。暮則向日。日下則止。又行。望月亦如之。次歷臥羊梁。勃特族。地有都督山。唐回鶻之地。次歷太子大蟲族。接契丹界。人衣尚錦緜。器用金銀。馬乳釀酒。飲之亦醉。次歷屋地目族。蓋達千于越王之子。次至達千于越王子族。此九族。達靼中尤尊者。次歷拽利王子族。有合羅川。唐回鶻公主所居之地。城基尚在。有湯泉池。傳曰。契丹舊爲回紇牧羊。達靼舊爲回紇牧牛。回紇徙甘州。契丹、達靼遂各爭長攻戰。次歷阿墩族。經馬驟山。望鄉嶺。嶺上石庵。有李陵題字處。次歷格囉美源。西方百川所會。極望無際。鷗鷺鳧鴈之類甚衆。次至托邊城。亦名李僕射城。城中首領號通天王。次歷小石州。次歷伊州。州將陳氏。其先自唐開元二年領州凡數十世。唐時詔敕尚在。地有野蠶生苦參上。可爲緜帛。有羊尾大而不能走。尾重者三斤。小者一斤。肉如熊白而甚美。又有礪石。剖之得賓鐵。謂之喫鐵石。又有胡桐樹。經雨即生胡桐律。次歷益

都。次歷納職城。在大患鬼魅磧之東南。望玉門關甚近。地無水草。載糧以行。凡三日至思谷。曰避風驛。本俗法試出詔押御風。風乃息。凡八日至澤田寺。高昌聞使至。遣人來迎。次歷寶莊。又歷六鍾。乃至高昌。高昌、卽西州也。其地南距于闐。西南距大食、波斯。西距西天步。露沙、雪山、蔥嶺皆數千里。地無雨雪而極熱。每盛暑。人皆穿地爲穴以處。飛鳥羣萃河濱。或飛起。卽爲日氣所鑠。墜而傷翼。屋室覆以白堊。開寶二年。雨及五寸。卽廬舍多壞。有水出金嶺。導之周繞國城。以溉田園。作水碓。地產五穀。惟無蕎麥。貴人食馬、餘食牛及鳧鴈。樂多箜篌。出貂鼠、白氈、繡文花蕊布。俗多騎射。婦人戴油帽。謂之蘇幕遮。用開元七年歷。以三月九日爲寒食。餘二社、冬至亦然。以銀或鍮爲筒。貯水激以相射。或以水交潑爲戲。謂之壓陽氣去病。好遊賞。行者必抱樂器。佛寺五十餘區。皆唐朝所賜額。寺中有大藏經、唐韻、玉篇、經音等。居民春月多遊。羣聚遨樂於其間。遊者馬上持弓矢射諸物。謂之禳災。有敕書樓。藏唐太宗、明皇御札詔敕。緘鎖甚謹。後有摩尼寺。波斯僧各持其法。佛經所謂外道者也。統有南突厥、北突厥、大衆熨、小衆熨。樣磨割祿、點戛司、末蠻格哆族、預龍族之名甚衆。國中無貧民。絕食者共振之。人多壽考。率百餘歲。絕無夭死。時四月。獅子王避暑於北廷。以其舅阿多于越守國。先遣人致意於延德曰。我王舅也。使者拜我乎。延德曰。持朝命而來。禮不當拜。復問曰。見王拜乎。延德曰。禮亦不當拜。阿多于越復數日始出相見。然其禮頗恭。獅子王邀延德至其北廷。歷交河州。凡六日至金嶺口。寶貨所出。又兩日至漢家寨。又五日上金嶺、溫嶺。卽多雨雪。上有龍王刻石記云。小雪山也。嶺上有積雪。行人皆服毛罽度嶺

一日至北廷。憩高臺寺。其王烹羊馬以具膳。尤豐潔。地多馬。王及王后、太子各養馬。牧放於平川中。彌亙百餘里。以毛色分別爲羣。莫知其數。北廷川長廣數千里。鷹鸇鵰鶻之所生。多美草。下生花砂鼠。大如鼢。鷙禽捕食之。其王遣人來言。擇日以見使者。願無訝其淹久。至七日見其王及王子侍者。皆東向拜受賜。旁有持磬者。擊以節拜。王聞磬聲乃拜。既而王之兒女親屬皆出羅拜以受賜。遂張樂飲宴爲優戲。至暮明日汎舟於池中。池四面作鼓樂。又明日遊佛寺。曰應運泰寧之寺。貞觀十四年造。北廷北山中出硇砂。山中常有煙氣涌起。而無雲霧。且又光燄若炬照見禽鼠皆赤。采硇砂者。著木底鞾。若皮爲底者即焦。下有穴生青泥。出穴外即變爲砂石。土人取以治皮。城中多樓臺草木。人白皙端正。性工巧。善冶金銀銅鐵爲器及攻玉。善馬直絹一匹。其駑馬充食者。纔直一丈。貧者皆食肉。西抵安西。即唐之西境。七月。令延德先還其國。其王九月始至。亦聞有契丹使來。脣缺。以銀葉蔽之。謂其王曰。聞漢遣使入達靼而道出王境。誘王窺邊。宜早送至達靼。無使久留。因云。高昌本漢土。漢使來覘視封域。將有異圖。王當察之。延德偵知其語。因謂王曰。犬戎數不順中國。今乃反間。我欲殺之。王固勸乃止。自六年五月離京師。七年四月至高昌。所歷以詔賜諸蕃君長。襲衣金帶繒帛八年春。與其謝恩使凡百餘人復循舊路而還。雍熙元年四月至京師。延德初至達靼之境。頗見晉末陷虜者之子孫。咸相率遮迎獻飲食。問其鄉里親戚。意甚悽感。留旬日不得去。延德之自敘云。○契丹國志曰。高昌都交河城。漢車師前王庭也。四面多大山。晉以其地爲高昌郡。地石磧。氣候溫煖。厥土良沃。麥一歲再熟。宜蠶。有草名羊

刺。其上生蜜。味甚佳。引水溉田出赤鹽。其味甚美。俗事天神。兼信佛法。其官有八長史。有五將軍。又有侍郎、校郎、主簿、從事。階位相次。契丹時。一年一次朝貢。進獻玉珠乳香斜合里皮褐里絲等。亦有互市。其國主親與北主評價。○湯垢畫鑒曰。高昌國畫用金銀箔子及朱點。點點如雨。銷灑在紙上。畫翎毛如中國。花草亦佳。

嗢熱補

松漠紀聞曰。嗢熱者、國最小。不知其始所居。後爲契丹徙置黃龍府南百餘里曰賓州。州近混同江。即古郡之粟末河黑水也。部落雜處。以其族類之長爲千戶統之。契丹、女眞貴遊子弟及富家兒。月夕被酒。則相率攜尊馳馬。戲飲其地。婦女聞其至。多聚觀之。間令侍坐。與之酒則飲。亦有起舞歌謳以侑觴者。邂逅相契。調謔往反。即載以歸。不爲所顧者。至追逐馬足。不遠數里。其攜去者。父母皆不問。留數歲有子。始具茶食酒數車歸寧。謂之拜門。因執子壻之禮。其俗謂男女自媒。勝於納幣而婚者。飲食皆以木器。好眞蠱他人。欲其不驗者。云三彈指於器上。則其毒自解。亦間有遇毒而斃者。族多李姓。

韃靼補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曰。韃靼之先。與女眞同種。蓋靺鞨之後也。其國在元魏、齊、周之時。稱勿吉。至隋稱靺鞨也。直長安東北六千里。東瀕海。離爲數十部。部有黑水、白山等名。白山本臣高麗。唐滅高麗。其遺人幷入渤海。惟黑水完彊。及渤海盛。靺鞨皆役屬之。後爲奚、契丹所攻。部族分散。其居混同江之上

者曰女眞乃黑水遺種也其居陰山者自號爲韃靼唐末五代常通中國太祖、太宗朝各再入貢皆取道靈武而來及繼遷叛命遂絕不通因爲契丹所服役韃靼之人皆勇悍善戰其近漢地者謂之熟韃靼尙能種秫穄以平底瓦釜煮而食之其遠者謂之生韃靼止以射獵爲生無器甲矢惟骨鏃而已蓋以地不產鐵故也契丹雖通其和市而鐵禁甚嚴及金人得河東廢夾錫錢執劉豫又廢鐵錢由是秦晉鐵錢皆歸韃靼韃靼得之遂大作軍器而國以益彊方金人盛時韃靼歲時入貢金人置東北招討使以統隸之衛王旣立韃靼忒沒眞始叛自稱成吉思皇帝○孟珙蒙韃備錄曰韃靼始起地處契丹之西北族出於沙陀別種故於歷代無聞焉其種有三曰黑曰白曰生

蒙骨國補

大金國志曰盲骨子、契丹謂之朦骨國其人長八尺捕生麋鹿食之其目能視數十里秋毫皆見蓋不食煙火故眼明○松漠紀聞曰盲骨子、契丹事迹謂之朦骨國卽唐書所謂蒙兀部○建炎以來朝野雜記曰蒙國者在女眞之東北唐謂之蒙兀部金人謂之蒙兀亦謂之萌骨人不火食夜中能視以鮫魚皮爲甲可捍流矢紹興初始畔都元帥宗弼用兵連年卒不能討但分兵據守要害至金亮之時與韃靼並爲邊患其來久矣至是韃靼乃自號大蒙古國

遼境四至附

契丹國志曰東南至新羅國西以鴨淥江東八里黃土嶺爲界至保州一十一里　次東南至五節度

熟女眞部族共一萬餘戶皆雜處山林尤精弋獵有屋居舍門皆於山牆下闢之耕鑿與渤海人同不出租稅或遇北主征伐各量戶下差充兵馬兵回各逐便歸於本處所產人參白附子天南星茯苓松子豬苓白布等物並係契丹樞密院所轄差契丹或渤海人充節度管押其地南北七百餘里東西四百餘里西北至東京五百餘里　又次東南至熟女眞國不屬契丹所管其地東西八百餘里南北一千餘里居民皆雜處山林耕養屋宇與熟女眞五節度同然無君長首領統押精於騎射今古以來無盜賊詞訟之事任意遷徙多者百家少者三兩家而已不與契丹爭戰或居民等相率齎以金帛布黃蠟天南星人參白附子松子蜜等諸物入貢北番或只令於邊上買賣訖卻歸本國契丹國商賈人等就入其國買賣亦無所礙契丹亦不以爲防備西至東京二百餘里　東北至生女眞國西南至熟女眞國界東至新羅國東北不知其極居民屋宇耕養言語衣裝與熟女眞國並同亦無君長所管精於騎射前後屢與契丹爲邊患契丹亦設防備南北二千餘里沿邊創築城堡搬運糧草差撥兵甲屯守征討三十年來深爲患耳南界西南至東京六百里　又東北至屋惹國阿里眉國破骨魯國等國每國各一萬餘戶西南至生女眞國界衣裝耕種屋宇言語與女眞人異契丹樞密院差契丹或渤海人充逐國節度使管押然不出征賦兵馬每年惟貢進大馬蛤珠青鼠皮貂鼠皮膠魚皮蜜蠟之物及與北蕃人任便往來買賣西至上京四千餘里　正東北至鐵离國南至阿里眉等國界居民言語衣裝屋宇耕養稍通阿里眉等國無君長皆雜處山林不屬契丹統押亦不與契丹爭戰復不貢進惟以大

馬、蛤珠、鷹、鶻、青鼠、貂鼠等皮、膠魚皮等物。與契丹交易。西南至上京五千餘里。次東北至靺鞨國。東北與鐵甽國爲界。無君長統押。微有耕種。春夏居屋室中。秋冬則穿地爲洞。深可數丈而居之。以避其寒。不貢進契丹。亦不爭戰。惟以鷹、鶻、鹿、細白布、青鼠皮、銀鼠皮、大馬、膠魚皮等。與契丹交易。西南至上京五千餘里。又次北至鐵離喜失牽國。言語衣裝屋舍。與靺鞨稍同。無君長管押。不貢進契丹。亦不爭戰。惟以羊、馬、牛、駝皮毛之衣。與契丹交易。西南至上京四千餘里。正北至蒙古里國。無君長所管。亦無耕種。以弋獵爲業。不常其居。每四季出行。惟逐水草。所食惟肉酪而已。不與契丹爭戰。惟以牛、羊、駝、馬皮毳之物。與契丹交易。南至上京四千餘里。又次北至于厥國。無君長首領管押。凡事並與蒙古里國同。甲寅歲。曾率衆入契丹國界爲盜。聖宗命駙馬都尉蕭徒欲統兵大破其國。爾後更不復爲盜。惟以牛、羊、駝、馬皮毳之物。與契丹交易。東南至上京五千餘里。又次西北至黨古里國。又西北□□□又次北近西至達打國。各無君長。每部族多者二三百家。少者五七十家。以部族內最富豪者爲首領。不常厥居。逐水草以弋獵爲業。其婦人皆精於騎射。常與契丹爭戰。前後契丹屢爲國人所敗。契丹主命親近爲西北路兵馬都統。率番部兵馬十餘萬防討。亦制禦不下。自契丹建國已來。唯此三國爲害。無奈何。番兵困之。契丹常爲所攻。如暫安靜。以牛、羊、駝、馬皮毳爲交易。不過半年。又卻爲盜。東南至上京六千餘里。西近北至生吐蕃國。又西至党項、突厥等國。皆不爲契丹國害。亦不進貢往來。蓋以熟吐渾、突厥、党項等部族所隔。東南至雲州三千里。

遼史拾遺卷十九

列傳第一后妃

陳大任遼史后妃傳

鶚案金史党懷英傳曰承安二年改泰寧軍節度使明年召爲翰林學士承旨泰和元年增修遼史編修官三員詔分紀志列傳致仕後章宗詔直學士陳大任繼成遼史云

太祖淳欽皇后述律氏

契丹國志曰后任智用權立中子德光在其國稱太后左右有桀黠者后輒謂曰爲我達語於先帝至墓所即殺之前後所殺以百數最後平州人趙思溫當往思溫不行太后曰汝事先帝親近何爲不行對曰親近莫如后后行臣即繼之太后曰我非不欲從先帝於地下顧諸子幼弱國家無主不得往耳乃斷一腕置墓中思溫亦得免○陷北記曰世宗兀欲及述律后戰於沙河述律兵敗而北兀欲追至獨樹渡遂囚述律於撲馬山

太宗靖安皇后蕭氏

契丹國志曰太宗南入大梁述律后專秉國事后無所預弟蕭翰性殘忍后每戒其多殺

世宗妃甄氏

契丹國志曰甄后廟碑文翰林學士李昞所撰

景宗睿知皇后蕭氏

東都事略曰隆緒自稱天輔皇帝尊母燕燕爲承天皇太后燕燕姓蕭氏宰相思溫之女有機謀善馭左右大臣多得其死力先是蕃民毆漢人死者償以牛馬漢人則斬之仍以其親屬爲奴婢燕燕一以漢法論每戎馬南入親被甲督戰及通和亦出其謀然天性殘忍多殺戮與耶律隆運通遣人縊殺其妻又幸醫工迪里姑有私議其醜者輒殺之隆緒畏莫敢言既卒謚曰宣獻年五十七隆運卽韓德讓也○契丹國志曰自南北通和後契丹多在中京武功殿聖宗居之文化殿太后居之好華儀而性無檢束每宴集有不拜不拱手者惟后願固盟好而年齒漸衰宰相耶律隆運專權有辟陽侯之幸寵榮終始朝臣莫及焉其後歸政於帝未踰月而崩

鶚案睿知史稱賢后隆運辟陽之幸其說近誣

聖宗仁德皇后蕭氏

東都事略曰齊天皇后平州節度使蕭猥思之女耶律隆運之甥有容色隆緒寵愛之事其姑燕燕甚謹燕燕亦以隆運故深愛之　契丹國志曰齊天后事承天太后尤謹承天上仙齊天預政權勢日甚置宮闈司補官屬出教令生辰曰順天節齊天善琵琶通琵琶工燕文顯李文福元妃卽耨屋斤言其事聖宗不之信又爲卷書投聖宗寢帳中聖宗得之曰此必元妃所爲也命焚之

鴞案李文福、東都事略作李有福。

聖宗欽哀皇后蕭氏。

契丹國志曰后姊秦國夫人早年嫠居。豔醜私門。后見長沙王名謝家奴瑰偉美姿容。爲殺其妃。而以秦國妻之。妹晉國夫人喜戶部使耿元吉貌美。后從晉國之請。亦爲殺其妻。以晉國妻之。○又曰太后幽於慶州。後數年。帝聽講報恩經。感悟。迎回太后。

聖宗芳儀李氏補

默記曰趙至忠虞部自北地歸明。嘗仕遼中爲翰林學士。修國史。著虜廷雜記。言聖宗芳儀李氏、江南李景女。初嫁供奉官孫某。爲武彊都監。妻女皆爲聖宗所獲。封芳儀。生公主一人。晁補之爲北都教官。因覽此書而悲之。與顏復長道作芳儀曲云。金陵宮殿春霏微。江南花發鷓鴣飛。風流國主家千口。十五吹簫粉黛稀。滿堂詩酒皆詞客。拭汗爭看平叔白。後庭一曲時事新。揮淚臨江悲故國。令公獻籍朝未央。敕書築第優降王。魏俘曾不輸織室。供奉一官奔武彊。秦淮潮水鍾山樹。塞北江南易懷土。雙燕清秋夢柏梁。吹落天涯猶並羽。相隨未是斷腸悲。黃河應有卻還時。寧知翻手明朝事。咫尺千山不可期。蒼黃三鼓渡沱岸。良人白馬今誰見。國亡家破一身存。薄命如雲信流轉。芳儀加我名字新。教歌遣舞不由人。采珠拾翠衣裳好。深紅暗盡驚胡塵。陰山射虎邊風急。嘈雜琵琶酒闌泣。無言數徧天河星。只有南箕近鄉邑。當年千指渡江來。千指不知身獨哀。中原骨肉又零落。黃鵠寄意何當回。生男自有

四方志女子那知出門事君不見李君椎髻泣窮邊丈夫漂泊猶堪憐余嘗遊廬山見李主有國時修眞風觀皆宮人施財刊姓氏於碑有泰寧公主永嘉公主二人皆景女不知芳儀者孰是也

鶚案遼史公主表聖宗十三女賽哥封金鄉公主李氏生當卽是芳儀

道宗宣懿皇后蕭氏

王鼎焚椒錄曰懿德皇后蕭氏爲北面官南院樞密使惠之少女母耶律氏夢月墜懷已復東升光輝照爛不可仰視漸升中天忽爲天狗所食驚寤而后生時重熙九年五月己未也母以語惠惠曰此女必大貴而不得令終且五日生女古人所忌命已定矣將復奈何后幼能誦詩旁及經子及長姿容端麗爲蕭氏稱首皆以觀音目之因小字觀音二十二年今上在靑宮進封燕趙國王慕后賢淑聘納爲妃后婉順善承上意復能歌詩而彈箏琵琶尤爲當時第一由是愛幸遂傾後宮及上卽位以淸寧元年十二月戊子册爲皇后后方出閤升坐扇開簾卷忽有白練一段自空吹至后褥位前上有三十六三字后問此何也左右曰此天書命可敦領三十六宮也后大喜宮中爲語曰孤穩壓帕女古韃菩薩喚作耕幹麼蓋以玉飾首以金飾足以觀音作皇后也二年八月上獵秋山后率嬪妃從行在所至伏虎林命后賦詩后應聲曰威風萬里壓南邦東去能翻鴨綠江靈怪大千俱破膽那教猛虎不投降上大喜出示羣臣曰皇后可謂女中才子次日上親御弓矢射獵有虎突林而出上曰朕射得此虎可謂不媿后詩一發而殪羣臣皆呼萬歲是歲十一月羣臣上皇帝尊號曰天祐皇帝后曰懿德皇后三年

秋上作君臣同志華夷同風詩后應制屬和曰虞廷開盛軌王會合奇琛到處承天意皆同捧日心文章通鹿蠡聲教薄雞林大寓看交泰應知無古今明年后生皇子濬皇太叔重元妃入賀每顧影自矜流目送媚后語之曰貴家婦宜以莊臨下何必如此妃銜之歸罵重元曰汝是聖宗兒豈虎斯不若使教坊奴得以可敦加我汝若有志當除此帳笞撻此婢於是重元父子合定叛謀於九年七月駕幸灤水聚兵作逆須臾軍潰父子伏誅而討平此亂則知北樞密事趙王耶律乙辛與有功焉尋進南院樞密使威權震灼傾動一時惟后家不肯相下乙辛每爲快快及咸雍初皇子濬册爲皇太子益復蓄奸爲鬥后計矣后常慕唐徐賢妃行事每於當御之夕進諫得失國俗君臣尚獵故有四時捺鉢上既擅聖藻而尤長弓馬往往以國服先驅所乘馬號飛電瞬息百里常馳入深林邃谷扈從求之不得后患之乃上疏諫曰妾聞穆王遠駕周德用衰太康佚豫夏社幾屋此遊佃之往戒帝王之龜鑑也頃見駕幸秋山不閑六御特以單騎從禽深入不測此雖威神所庇萬靈自爲擁護儻有絕羣之獸果如東方所言則溝中之豕必敗簡子之駕矣妾雖愚闇竊爲社稷憂之惟陛下尊老氏馳騁之戒用漢文吉行之旨不以其言爲牝雞之晨而納之上雖嘉納心頗厭遠故咸雍之末遂稀幸御后因作詞曰回心院被之管絃以寓望幸之意曉深殿閉久金鋪暗遊絲絡網塵作堆積歲青苔厚階面曉深殿待君宴拂象牀憑夢借高唐敲壞半邊知妾臥恰當天處少輝光拂象牀待君王換香枕一半無雲錦爲是秋來轉展多更有雙雙淚痕滲換香枕待君寢鋪翠被羞殺鴛鴦對猶憶當時叫合歡而今獨覆相思塊鋪

翠被。待君睡。裝繡帳。金鉤未敢上。解卻四角花光珠。不教照見愁模樣。裝繡帳。待君睨。疊錦茵。重重空自陳。只願身當出玉體。不願伊當薄命人。疊錦茵。待君臨。展瑤席。花笑三韓碧笑妾新鋪玉一牀。從來婦歡不終夕。展瑤席。待君息。剔銀燈。須知一樣明偏是君來生彩暈。對妾故作青熒熒。剔銀燈。待君臨。爇熏鑪。能將孤悶蘇。若道妾身多穢賤。自沾御香香徹膚。爇熏鑪。待君娛。張鳴箏。恰恰語嬌鶯。一從彈作房中曲。常和窗前風雨聲。張鳴箏。待君聽。時諸伶無能奏演此曲者。獨伶官趙惟一能之。而宮婢單登。故重元家婢。亦善箏及琵琶。每與惟一爭能。怨后不知已。后乃召登對彈。四旦二十八調。皆不及后。單媿恥拜服。於時上嘗召登彈箏。后諫曰。此叛家婢。女中獨無豫讓乎。安得輕近御前。因遣直外別院。登深怨嫉之。而登妹清子嫁爲教坊朱頂鶴妻。方爲耶律乙辛所暱。登每向清子誣后與惟一淫通。乙辛俱知之。欲乘此害后。以爲不足證實。更命他人作十香淫詞。用爲誣案云。青絲七尺長。挽出內家妝。不知眠枕上。倍覺綠雲香。紅綃一幅強。輕闌白玉光。試開胸探取。尤比顫酥香。芙蓉失新豔。蓮花落故妝。兩般總堪比。可似粉腮香。蝤蠐那足並。長須學鳳凰。昨宵歡臂上。應惹領邊香。和羹好滋味。送語出宮商。定知郎口內。含有煖甘香。非關兼酒氣。不是口脂芳。卻疑花解語。風送過來香。既摘上林蘂。還親御苑桑。歸來便攜手。纖纖春筍香。鳳韡拋合縫。羅韈卸輕霜。誰將煖白玉。雕出軟鉤香。解帶色已戰。觸手心愈忙。那識羅裙內。消魂別有香。咳唾千花釀。肌膚百和裝。元非噉沈水。生得滿身香。乙辛陰屬清子。使登乞后手書。登時雖外直。常得見后。后善書。登紿后曰。此宋國忒里蹇所作。更得御書。便稱二絕。

后讀而喜之。卽爲手書一紙。紙尾復書己所作懷古詩一絕云。宮中只數趙家妝。敗雨殘雲誤漢王。惟有知情一片月。曾窺飛燕入昭陽。登得后手書。持出與清子云。老婢淫案已得。況可汗性忌。早晚見其白練挂粉脰也。乙辛已得書。遂構詞。命登與朱頂鶴赴北院陳首伶官趙惟一私侍懿德皇后。有十香淫詞爲證。乙辛乃密奏上曰。太康元年十月二十三日。據外直別院宮婢單登及教坊朱頂鶴陳首。本坊伶官趙惟一。向要結本坊入內承直高長命。以彈箏琵琶得召入內。沐上恩寵。乃輒干冒禁典。謀侍懿德皇后御前。忽於咸雍六年九月。駕幸木葉山。惟一公稱有懿德皇后旨。召入彈箏。於時皇后以御製回心院曲十首付惟一入調。自辰至酉。調成。皇后向簾下目之。遂隔簾與惟一對彈。及昏命燭。傳命惟一去官服。著綠巾金抹額。窄袖紫羅衫。珠帶烏皮靴。皇后亦著紫金百鳳衫。杏黃金縷裙。上戴百寶花髻。下穿紅鳳花鞋。召惟一更入內帳。對彈琵琶。命酒對飲。或飲或彈。至院鼓三下。敕內侍出帳。登時當直帳。不復聞帳內彈飲。但聞笑聲。登亦心動。密從帳外聽之。聞后言曰。可封有用郎君。惟一低聲言曰。奴具雖健。小蛇耳。自不敵可汗眞龍。后曰。小猛蛇卻賽眞嬾龍。此後但聞惺惺若小兒夢中囈而已。院鼓四下。后喚登揭帳曰。惟一醉不起。可爲我叫醒。登叫惟一百通。始爲醒狀。乃起拜辭。后賜金帛一篋。謝恩而出。其後駕還。雖時召見。不敢入帳。后深懷思。因作十香詞賜惟一。惟一持出誇示同官朱頂鶴。朱頂鶴遂手奪其詞。使婦清子問登。登懼事發連坐。乘暇泣諫。后怒痛笞。遂斥外直。但朱頂鶴與登共悉此事。使含忍不言。一朝敗壞。安免株坐。故敢首陳。乞爲轉奏。以正刑誅。臣惟皇帝以至德統天。化及

無外寡妻匹婦莫不刑于今宮帳深密忽有異言其有關治化良非渺小故不忍隱諱輒據詞并手書十香詞一紙密奏以聞上覽奏大怒卽召后對詰后痛哭轉辨曰妾托體國家已造婦人之極況誕育儲貳近且生孫兒女滿前豈忍更作淫奔失行之人乎上出十香詞曰此非汝作手書更復何辭后曰此宋國忒里蹇所作妾卽從單登得而書賜之耳且國家無親蠶事妾作那得有親桑語上曰詩正不妨以無爲有如詞中合縫韃亦非汝所著爲宋國服耶上怒甚因以鐵骨朶擊后后幾至殞卽下其事使參知政事張孝傑與乙辛窮治之乙辛乃繫械惟一、長命等訊鞫加以釘灼盪錯等刑皆爲誣服獄成將奏樞密使蕭惟信馳語乙辛孝傑曰懿德賢明端重化行宮帳且誕育儲君爲國大本此天下母也而可以叛家仇婢一語動搖之乎公等身爲大臣方當燭照姦宄洗雪冤誣烹滅此輩以報國家以正國體奈何欣然以爲得其情也公等幸更爲思之不聽遂具獄上之上猶未決指後懷古一詩曰此是皇后罵飛燕也如何更作十香詞孝傑進曰此正皇后懷趙惟一耳上曰何以見之孝傑曰宮中只數趙家妝惟有知情一片月是二句中已含趙惟一三字也上意遂決卽日族誅惟一并斬長命敕后自盡時皇太子及齊國諸公主咸被髮流涕乞代母死上曰朕親臨天下臣妾億兆而不能防閑一婦更何施眉目靦然南面乎后乞更面可汗一言而死不許后乃望帝所而拜作絕命詞曰嗟薄祜兮多幸羌作儷兮皇家承昊穹兮下覆近日月兮分華託後鉤兮凝位忽前星兮啓曜雖覺纍兮黃牀庶無罪兮宗廟欲貫魚兮上進乘陽德兮天飛豈禍生兮無朕蒙穢惡兮宮闈將剖心兮自陳冀回照兮白

日。寧庶女兮多慙。遏飛霜兮下擊。顧子女兮哀頓。對左右兮摧傷。共西曜兮將墜。忽吾去兮椒房。呼天地兮慘悴。恨今古兮安極。知吾生兮必死。又焉愛兮旦夕。遂閉宮以白練自經。上怒猶未解。命裸后屍。以葦席裹還其家。春秋三十有六。正符白練之語。聞者莫不寃之。皇太子投地大叫曰。殺吾母者、耶律乙辛也。他日不門誅此賊。不爲人子。乙辛遂謀害太子無虛日矣。嗟嗟。自古國家之禍。未嘗不起於纖纖也。鼎觀懿德之變。固皆成於乙辛。然其始也。由於伶官得入宮帳。其次則叛家之婢。使得近左右。此禍之所由生也。第乙辛凶慘無匹。固無論。而孝傑以儒業起家。必明於大義者。使如惟信直言。毅然諍之。后必不死。后不死則太子可保無恙。而上亦何慙於少恩骨肉哉。乃亦昧心同聲。自保祿位。卒使母后、儲君、與諸老成、一旦皆死於非辜。此史册所書未有之禍也。二人者、可謂罪通於天者乎。然懿德所以取禍者有三。曰好音樂。與能詩善書耳。假令不作回心院。則十香詞安得誣出后手乎。至於懷古一詩。則天實爲之而月食飛練。先命之矣。

天祚皇后蕭氏。

契丹國志曰。山金司之禍。后幷被擒。粘罕納爲次室。其後耶律余覩雲中起兵。兀室誅余覩。幷及於后。兀室回至燕山。請罪於粘罕曰。蕭氏忍死以侍兄者。將有待於今日也。今既見事無成。恐或不利於兄。且兄橫行天下。萬夫莫當。此人帷幄之間。可以寸刃害兄於不測矣。以愛兄故。已擅殺之。粘罕起而謝之。既而泣下。

天祚元妃蕭氏。

金節要曰。粘罕之妻。乃遼主天祚元妃。

鶚案。天祚皇后、元妃。史俱云從西狩以疾亡。而二書所說。不同如此。豈陳大任以金人修遼史。故諱之邪。

列傳第二宗室

義宗倍

五代會要曰。長興元年十一月。契丹東丹王突欲率蕃官四十餘人馬百匹。自登州汎海內附。明宗御文明殿召對。賜姓東丹、名慕華。授光祿大夫檢校太保安東都護兼御史大夫上柱國渤海郡開國公。食邑一千五百戶。充懷化軍節度瑞、順等州觀察處置押番落等使。二年九月。復賜姓李、名贊華。○五代史曰。契丹好飲人血。突欲左右姬妾多刺其臂吮之。其小過。輒挑目刲灼。不勝其毒。然喜賓客。好飲酒。工畫。頗知書。其自契丹歸中國。載書數千卷。樞密使趙延壽每假其異書。醫經。皆中國所無者。○又曰。唐莊宗遇弒。後宮皆散走。朱守殷入宮。選得三十餘人。號國夫人夏氏、以嘗幸於莊宗。守殷不敢留。明宗立。悉放莊宗時宮人還其家。獨夏氏無所歸。乃以河陽節度使夏魯奇同姓也。因以歸之。後嫁契丹突厥李贊華。○册府元龜曰。阿保機長子東丹王突欲歸國。明宗賜姓李、名贊華。出鎮滑州。在鎮多行不法。頃之入覲。乞留闕下。明宗許之。復遣使就第問所欲。贊華附奏曰。臣願爲許州節度使。明宗欲

從之。樞密使范延光以爲不可。乃止。明宗促令歸滑。贊華謂使者曰。若須令赴舊地。當自裁爾。使者以聞。明宗不悅。召而證之。贊華曰。臣不言自裁。曾言乞削髮爲僧。使者引統軍李從景爲證。贊華以手畫空曰。使者之言。如水上畫字。何可據耶。明宗優容之。○清異錄曰。契丹東丹王突欲買巧石數峯。目爲空青府。○堯山堂外紀曰。東丹王有文才。博古今。其汎海奔唐。載書數千卷。習舉子。每通名刺云。鄉貢進士黃居難。字樂地。以擬白居易字樂天也。○張齊賢洛陽搢紳舊聞記曰。晉朝太子少師李公講肅、受命護東丹王喪柩歸北。遺回賜名馬百餘匹。別賜駝馬百餘頭。衣服器皿稱是。○宣和畫譜曰。李贊華好畫。多寫貴人酋長。至於袖弓挾彈。牽黃臂蒼。服用皆縵胡之纓。鞍勒率皆瓌奇。不作中國衣冠。亦安於所習者也。然議者以謂馬尚豐肥。筆乏壯氣。其確論歟。今御府所藏十有五。雙騎圖一、獵騎圖一、雪騎圖一、番騎圖六、人騎圖二、千角鹿圖一、吉首並騙圖一、射騎圖一、女眞獵騎圖一、○皇朝類苑曰。祕閣有東丹王千角鹿圖。東丹王歸中國。賜姓李、名贊華。亦能爲五言詩。其子兀欲亦善丹青。千角鹿出虜中。所畫誠妙筆也。○周密志雅堂雜鈔曰。王介石有東丹王贊華所畫番部行程圖。○遼東志曰。顯陵在醫巫閭山葬遼東丹人皇王。突欲世宗以人皇王愛醫巫閭山水奇秀。因葬焉。山形掩抱六重。於中作影殿。制度宏麗。

遼史拾遺卷二十

列傳第四

韓延徽

契丹國志曰韓延徽仕劉守光爲幕府參軍守光與六鎮構怨自稱燕帝延徽諫之不從守光置斧質於庭曰敢諫者斬孫鶴力諫守光殺之延徽以幕府之舊且素重之得全守光末年衰困盧龍所屬皆入於晉遣延徽求援於契丹太祖怒其不拜留之使牧馬於野○資治通鑑曰契丹主稱帝以延徽爲相晉王遣使至契丹延徽寄書於晉王敍所以北去之意且曰非不戀英主非不思故鄉所以不留正懼王緘之讒耳因以老母爲託且曰延徽在此契丹必不南牧故終同光之世契丹不深入爲寇延徽之力也

列傳第五

王郁

資治通鑑曰初義武節度使兼中書令王處直未有子妖人李應之得小兒劉雲郎於陘邑以遺處直曰是郎有貴相使養爲子名之曰都及壯便佞多詐處直愛之置新軍使典之處直有孽子郁無寵奔晉晉王克用以女妻之累遷至新州團練使及晉王存勗討張文禮處直以平日鎮定相爲脣齒患之

以新州地鄰契丹。乃潛遣人語郁。使賂契丹。召令犯塞。務以解鎮州之圍。郁素疾都冒繼其宗。乃邀處直求爲嗣。處直許之。軍府之人皆不欲召契丹。都亦慮郁奪其處。乃陰與書吏和昭訓謀劫處直。會處直與張文禮宴於城東。暮歸。都以新軍數百伏於府第大譟劫之曰。將士不欲以城召契丹。請令公歸西第。乃幷其妻妾幽之西第。都自爲留後。

列傳第六

趙延壽子匡贇補

册府元龜曰。趙延壽少時有相者云。此官豈止於是耶。後必有甲兵大權。位極列土。人或詰之云。此人妍柔如女子。安有大兵權乎。俄遷盟津、許田汴水、宋城連帥。宣徽使、樞密使兼領河陽。清泰中復爲樞密使。○資治通鑑曰。契丹主入汴。唐王淑妃與郇公從益居洛陽。趙延壽娶明宗女爲夫人。淑妃詣大梁會禮。契丹主見而拜之曰。吾嫂也。○五代史曰。契丹犯京師。趙延壽所尚明宗公主已死。耶律德光乃爲延壽娶許王從益妹。是爲永安公主。○册府元龜曰。晉天福三年九月庚申。契丹使跋跋廷信押按各馬往雒京搬取後唐公主。丙寅。趙延壽進馬二匹。謝恩。放燕國長公主歸幽州。○契丹國志曰。晉軍降契丹。太宗悉收其鎧仗數萬。貯恆州。驅馬數萬歸其國。遣杜重威將其衆從己而南。及河。太宗以晉兵之衆。恐其爲變。欲悉以遼騎擁而納之河流。或諫曰。晉兵在他所者尚多。彼聞降者盡死。必皆拒命爲患。不若且撫之。徐思其策。太宗乃使重威以其衆屯陳橋。會久雪。官無供給。士卒凍餒。咸怨重威。

相聚而泣。重威每出。道旁人皆罵之。太宗猶欲誅晉兵。延壽言於太宗曰。皇帝親冒矢石。以取晉國。欲自有之乎。將爲它人取乎。太宗變色曰。朕舉國南征。五年不解甲。僅能得之。豈爲它人乎。延壽曰。晉國南有唐。西有蜀。常爲仇敵。皇帝亦知之乎。曰知之。延壽曰。晉國東自沂、密、西及秦、鳳。延袤數千里。邊於吳、蜀。常以兵戍之。南方暑溼。上國之人。不能居也。它日車駕北歸。以晉國如此之大。無兵守之。吳、蜀必相與乘虛入寇。如此豈非爲它人取之乎。太宗曰。朕不知也。然則奈何。延壽曰。陳橋降卒。可分以戍南邊。則吳、蜀不能爲患矣。太宗曰。朕昔在上黨。失於斷割。悉以唐兵授晉。既而反爲仇讎。北面與我戰爭。勤兵累年。僅能勝之。今幸入吾手。不因此時悉除之。豈可留以爲患乎。延壽曰。向留晉兵於河南。不質其妻子。故有此患。今若悉徙其家於恆、定、雲、朔之間。每歲分番使戍南邊。何憂其爲變哉。此上策也。太宗悅曰。善。惟大王所以處之。由是陳橋兵始得免。分遣還營。○玉堂閒話曰。五代契丹入寇之初。所在羣盜蜂起。戎人患之。陳州有一婦人爲賊帥。號曰白頸鴉。形質麤陋。髮黃體黑。來詣戎王。稱男子姓名。衣冠拜跪。皆如男子。戎王以爲懷化將軍。委之招輯山東諸盜。其屬數千。皆男子。前後有夫數十人。少不如意。皆手刃之。僞燕趙延壽問之。自云能左右射。被雙鞬。日可行三百里。盤矛擊劍。皆所長也。後爲兗州刺史馮彥卿戮之。○李昉等太平廣記曰。趙延壽將家子。幼習武略。卽戎之暇。復以篇什爲意。嘗在虜廷賦詩曰。黃沙風捲半空拋。雲重陰山雪滿郊。探水人回移帳就。射鵰箭落著弓抄。鳥逢霜果飢還啄。馬渡冰河渴自跑。占得高原肥草地。夜深生火折林梢。南人往往傳之。出趙延壽傳。○東都事略

曰劉溫叟、仕晉爲翰林學士。契丹犯京師。溫叟懼隨契丹北徙。與承旨張允求去職。契丹主怒。欲黜爲縣令。趙延壽曰。學士不稱職而求解者罷之可也。得不黜。○十國春秋曰。趙匡贊、字元輔。本名美。後更今名。幽州薊人也。祖德鈞。後唐盧龍節度使。封北平王。父延壽。尚明宗女。至忠武軍節度使。匡贊幼聰慧。應神童舉。明宗詔賜童子及第。仍附禮部春榜。清泰末。晉高祖起幷州。命延壽將兵屯上黨。德鈞將本軍自幽州來會。時晉高祖以契丹之援。引兵南下。德鈞父子降晉。契丹主盡錮之北去。匡贊獨與母公主留西洛。未幾。晉高祖命匡贊奉母歸薊門。契丹署爲金吾將軍。數年。契丹以延壽爲范陽節度使。又署匡贊爲牙內都校。開運末。契丹主將謀南侵。委政延壽。及平原陷。匡贊復受契丹署爲河中節度使。延壽從契丹北歸。匡贊得留鎮河中。未幾。漢高祖起晉陽。匡贊奉表勸進。加檢校太尉。仍鎮河中。改京兆尹。晉昌軍節度使。匡贊懼漢疑己。後蜀廣政十年冬十月。奉表降於後主。明年春。離鎮朝漢。漢命爲左驍衛上將軍。已仕周。累遷保信軍節度使。宋初。加檢校太師。封衞國公。卒年五十五。

趙思溫。

冊府元龜曰。晉高祖天福二年十一月。詔賜北朝曷魯相公、聶相公、幽州趙思溫繒帛器皿。以前屯瀛州援王師討魏故也。○資治通鑑曰。契丹既得幽州。命曰南京。以唐降將趙思溫爲留守。思溫子延照在晉。帝以爲祁州刺史。思溫密令延照言虜情終變。請以幽州內附。帝不許。延照後入契丹。

鴻案。延照、史作延昭、

王惲秋澗集題遼太師趙思溫族系後曰遼氏開國二百載跨有燕雲雄長夷夏雖其創業之君規模宏遠守成之主善於繼述亦由一時謀臣猛將與夫子孫蕃衍衆多克肖肯構有以維持藩翰趙公早以驍勇善戰受知遼太祖烜赫貴顯生子十有二人其後支分派別官三事使相宣徽節度團練觀察刺史下逮州縣職二百餘人迄今燕之故老談勳閥富盛照映前後者必曰韓劉馬趙四大族焉嗚呼盛哉孟子稱故國非謂喬木而有世臣者其是之謂歟

張礪 耶律郎五　麻荅附

冊府元龜曰張礪初爲舉子在梁依翰林學士李愚貞明中礪自河陽北歸莊宗版授太原府掾出入崇達之間揄揚愚之節概及愚所爲文仲尼過顏回壽夷齊非餓等篇人望風稱之○資治通鑑曰天成元年春正月魏王繼岌將發成都馬彥珪至以皇后教示繼岌甲子旦召郭崇韜計事繼岌登樓避之崇韜方升階繼岌從者李環撾碎其首并殺其子廷誨廷信崇韜左右皆竄匿獨掌書記滄陽張礪詣魏王府慟哭久之○冊府元龜曰張礪爲戎王翰林學士開運末與虜居南松門之內軒轡交織多繼燭接語無厭倦色因密言曰契丹用法如此豈能久處漢地及北去道路有觴酒豆肉必遺故客屬僚死之日囊裝唯酒食器皿而已識者無不高之○契丹國志曰耶律郎五國主族人也太宗南攻石晉郎五扈從累有戰功太宗入大梁以郎五爲鎮寧節度使郎五性殘虐澶州人苦之賊帥王瓊率其徒千餘人襲據南城北渡浮航縱兵大掠圍郎五於牙城郎五聞漢平鄴與麻荅等焚掠定州悉驅其

人。棄城北去。方廣千里。剽掠殆盡。○又曰。麻荅、太宗之從弟也。會同九年。契丹攻黎陽。麻荅先驅。首博州刺史周儒以城降。未幾。周儒引麻荅自馬家口濟河。營於東岸。攻鄆州北津。又陷德州。擒刺史尹居璠。太宗南入大梁。以麻荅爲安國節度使。又以爲中京留守。至恆州。崔廷勳見麻荅。趨走拜起。跪而獻酒。麻荅踞而受之。麻荅貪殘猾忍。民閒有珍貨美女。必奪取之。又捕村民誣以爲盜。披面抉目。斷腕焚炙而殺之。欲以威衆。遣使督運於洺州。洺州防禦使薛懷讓聞漢高祖入大梁。殺其使者。舉州降。麻荅遣其將楊安及前義武節度使李殷。將千騎攻洺州。契丹留恆州者僅八百人。漢兵突入府中。與契丹戰。會日暮。有村民數千譟於城外。欲奪北兵寶貨婦女。北兵懼而北遁。麻荅、劉晞、崔廷勳皆奔定州。與義成節度使耶律忠合。漢有白再榮者。拘人取財。恆州謂之白麻荅。虐可知矣。麻荅歸。世宗酖殺之。

鴈寀耶律郎五、麻荅見張礪傳中附詳於此。

列傳第十

張儉。

續資治通鑑長編曰。河北既罷兵。知雄州李允則治城壘不輟。虜主問其相張儉曰。聞南朝尚修城備。得無違誓約。儉曰。李雄州爲安撫使。其人長者。不足疑。

邢抱朴。

大同府志曰。龍首書院在應州西南。遼翰林學士邢抱朴建。

王繼忠

王文正公筆錄曰王繼忠性謹飭純固有守事眞宗儲邸歷年最久羣萃中爲之冠首衆皆憚其嚴整宮中事有所未便常盡規諫上每爲之斂容聽納特加禮遇及上卽位咸平中邊鄙尙聳與今侍中張耆同典禁兵戍守鎭定會戎馬大至晨薄我軍亟命出兵爲左右翼以禦之陣之西偏最爲兵衝繼忠固請代耆西往及我師敗績繼忠遂爲契丹所獲因授以官爵爲其婚娶大加委用繼忠亦悉心勤職由是漸被親任乃從容進說曰竊觀契丹與南朝爲仇敵每歲賦車籍馬國內騷然未見其利孰若馳一介尋舊盟結好息民休兵解甲爲彼此之計無出此者國母春秋已高國主承襲已久共忻納之咸平六年夏四月石普方守莫州素與繼忠同在東宮乃命致書於普請遣使至北境特議和好普具奏其事朝廷弗之信止令普荅其書而已是秋繼忠書復至意甚切令普荅書且曰俟彼先遣使至卽議修好冬契丹舉兵深入貝魏邊烽警急上在澶淵乃遣曹利用馳往許以通聘利用至魏參知政事王公欽若鎭天雄留而不遣及德淸通利兩軍被圍急上令參政王公旦作手書以諭欽若始聽其北去契丹國母見利用大喜曰何來之晚也卽日議定其事遣使丁振偕來朝廷又命李繼昌報聘於是兵罷改元景德車駕還京是舉也雖宸謀善斷亦繼忠能揣敵情而啓導之自是生辰正旦信使往還皆賜繼忠手詔器玩服帶甚厚仍通其家信歲以爲常至其身沒乃止繼忠爲人有誠信北境甚重之封

河閒王彼士人士或稱之曰古人盡忠止能忠於一主今河閒王結南北歡好若此可謂盡忠於兩國主然則繼忠身陷異國不能即死與夫無益而苟活者異矣○東都事略曰王繼忠開封人也父爲軍校戍邊而死繼忠因得補殿直眞宗在東宮得給事左右累擢至雲州觀察使咸平末契丹入寇繼忠帥定武出戰於望都之北自以被遇之厚力戰圖報而服飾稍異契丹識之轉副累日援兵不至遂陷於契丹○隆平集曰王繼忠開封人咸平末陷虜中初謂已死贈大同軍節度使錄其子懷敏懷德懷政皆加等景德初虜俾繼忠奉章道意請修和好朝廷允其請戢兵息民與有力焉自是朝廷每遣使至契丹必厚賜繼忠對使臣必泣下嘗附表請召還上以誓好既定姑詔諭之虜主待之益厚改其姓曰耶律名曰顯忠又曰宗信封爲吳王

列傳第十二

耶律隆運

契丹國志曰隆運自在景宗朝翼決庶政帝后少年有辟陽之幸景宗疾亟隆運不俟詔密召其親屬等十餘人竝赴行帳時諸王宗室二百餘人擁兵握政盈布朝廷后當朝雖久然少姻戚援助諸皇子幼稚內外震恐隆運請於后易置大臣敕諸王各歸第不得私相燕會隨機應變奪其兵權時趙王等俱在上京隆運奏召其妻子赴闕景宗崩事出倉卒布置已定乃集蕃漢臣僚立梁王隆緒爲皇帝帝以隆運輔翼功前後少比乃賜鐵券誓文躬自親書齋戒焚香於北斗星下讀之宣示蕃漢諸臣又以

隆運一族附籍橫帳列於景宗廟位契丹橫帳猶宋朝玉牒所也改封晉王左右護衞特置百人北法護衞惟國主有之帝以隆運勳大恩數優渥見則盡敬秦齊二王每日一問起居至隆運所居帳二里外已去蓋下車徒步而進暨其回也列揖於帳外隆運受之帝或至其帳亦五十餘步下車隆運出迎盡禮帝亦先爲之揖及薨帝與后諸王公主已下幷內外臣僚制服行喪葬禮一依承天太后故事靈柩將發帝自挽輀車哭送羣臣泣諫百餘步乃止葬乾陵側詔影堂制度一同乾陵又詔諸處應有景宗御容殿皆以隆運眞容置之殿內

郭世珍補

滄縣志曰郭世珍滄陰人仕遼至司徒時承天太后侵宋俘獲甚衆師次范陽世珍上言降卒皆有懷土之情驅之而北終不爲用太后嘉納縱活數萬人

列傳第十五

蕭撻凜子慥古

契丹國志曰蕭奥只番名堝古卽慥古燕京統軍使撻里廮卽撻凜之子撻里廮於統和中攻南宋澶州爲流矢所中死城下奥只以父戰功爲祇候郎君遷林牙契丹諸行宮都部署又遷彰國節度使奥只雖家門貴盛而虛己接物汲引諸名士時論賢之宋張昪來使奥只以侍中爲館伴從容言兩朝盟好誓若山河毋以小嫌遽傷大信與昪談論移日曲盡其懽昪亦云侍中北朝儀表也深敬異之後授

北宰相宣徽使封鄭王

列傳第十六

劉六符

老學庵筆記曰遼人劉六符所謂劉燕公者建議於其國謂燕薊雲朔本皆中國地不樂屬我非有以大收其心必不能久虜主宗眞問曰如何可收其心曰斂於民者十減其四五則民唯恐不爲北朝人矣虜主曰如國用何曰臣願使南朝求割關南地而增戍閱兵以脅之南朝重於割地必求增歲幣我託不得已受之俟得幣則以其數對減民賦可也宗眞大以爲然卒用其策得增幣而他大臣背約纔以幣之十二減賦民固已喜及洪基嗣立六符爲相復請用元議洪基亦仁厚遂盡用銀絹二十萬之數減燕雲租賦仁宗皇帝慶歷中嘗賜遼使劉六符飛白書八字曰南北兩朝永通和好會六符知貢舉乃以兩朝永通和好爲賦題而以南北兩朝永通和好爲韻云出南朝皇帝御飛白書六符蓋爲虜畫策增歲賂者然其尊戴中國尙如此則盟好中絕誠可惜也○郝經陵川文集房山先生墓銘曰漢中山靖王之後唐盧龍節度使怦有幽州傳姓授節數世入契丹爲王公數十人如劉六符等尤其貴顯者也終始契丹二百餘年入金源氏爲燕四大族號劉韓馬趙氏

杜防

後山談叢曰杜防契丹名相也謂和親爲便民戒契丹世世相受謹守其約又虞中國之敗約也凡十

年遣使以事動四國而堅其約。

列傳第十七

蕭孝穆。

契丹國志曰。孝穆機悟有才藝。馳馬立射五的。時人莫能及。

列傳第十九

馬保忠。補

契丹國志曰。馬保忠、營州人也。疏眉目。豐下。謹重寡欲。斤斤自修。人賢其行。自力讀書。不謁州縣。節用以給親族。大穰則振其餘於鄉黨。太平閒授洗馬。改著作郎。殿中丞。與宗朝爲樞密使尚父守太師兼政事令封燕國公。嘗上言。彊天下者儒道。弱天下者吏道。今之授官。大率吏而不儒。崇儒道則鄉黨之行修。修德行則冠冕之緒崇。自今其有非聖帝明王孔、孟聖賢之教者。望下明詔痛禁絕之。其篤意風教如此。卒賜謚曰剛簡。

列傳第二十八

耶律儼。

契丹國志曰。李儼資性巧猾。善諛佞。嘗與知樞密院事牛溫舒有隙。各進所親厚。朋黨紛然。恃蕭奉先爲內主。溫舒不能勝。○雲莊四六餘話曰。紹聖中。蔡京爲館伴。時遼使李儼留館頗久。一日。儼方飲次。

忽將盤中杏曰來未開花如今多幸京卽舉梨謂之曰去雖葉落那可輕離

列傳第三十二

蕭奉先弟保先附

契丹國志曰蕭保先亦奉先弟也爲渤海留守少師政令嚴酷女眞之亂被殺

張琳

契丹國志曰天祚立琳兩爲戶部使負東京人望女眞日熾高永昌繼叛於渤海時天慶六年也永昌叛遼東五十餘州盡沒獨瀋州未下琳痛念鄉枌欲自討之契丹屢敗精兵銳卒十無一存琳討永昌搏手無策始招所謂轉戶軍蓋遼東渤海乃夙所讎若其轉戶則使役良家庶幾捐軀奮命命下得兵三萬餘琳自顯州進兵止備遼河三叉口琳遣羸卒數千陽爲來攻開道以精騎度河直趨瀋州渤海始覺經三十餘戰渤海乃走保東京後女眞援至師自驚恐望風而潰失亡不可勝計琳遁入遼州詔授遼興軍節度使乃平州也

耶律余覩

沈良靖康遺錄曰先是斡離不退師回燕山遣蕭慶來催所許金帛送蕭慶於都亭驛一小屋中封其戶傳食以過凡數日徐處仁吳敏當國建議謂蕭慶本契丹人爲金所滅不能無怨因請賜余覩書令慶齎去厚禮待之慶得書遂行使車過河卽宣言南朝有書令我約契丹共滅大金幷書馳驛送至粘

罕由是愈忿矣。○靖康要盟錄曰靖康元年四月因虜使蕭仲恭等還朝密賜耶律太師書以黃絹寫之云大宋皇帝致書於左金吾上將軍右都監耶律太師昔我烈祖章聖皇帝與大遼結好於澶淵惇修信睦百有餘年邊境晏安蒼生蒙福義同一家靡有兵革戰鬬之事通和遠久振古所無金人不道稱兵朔方拘縻天祚翦滅其國在於中國誓好之舊義當與師以拯顛危而姦臣童貫等迷國擅命沮遏信使結納仇讎購以金繒分據燕土金賢之約藏在廟祧委棄勿遵神人怨恫致金人之彊暴敢肆陸梁俶擾邊境達於都城則惟此之故道君太上皇帝深悼前非因成內禪肆朕初卽大位惟懷永圖念烈祖之遺德思大遼之舊好輟食興念無時敢忘凡前日大臣先誤國構禍皆已竄逐思欲親仁善鄰以爲兩國生靈無窮之福此志旣定未有以達而使人蕭仲恭趙輪等能道遼國與燕雲之遺民不忘耶律氏之德冀假中國詔令擁立耆哲衆望所屬無如金吾者適諧至意良用欣懷昔聞金吾前爲遼國將兵數有大功謀立晉王實爲大遼宗社之計不幸事不克就避禍去國向使前之計行晉王有國則天祚安享榮養耶律氏不亡於天祚不害其爲孝而於耶律氏之計誠至忠矣宗社之英天人所相爲宜繼有遼國克紹前休以慰遺民之思方今總兵於外且有西南招討太師之助一德協心足以共成大事以中國之勢竭力擁衛何事不成謀事貴斷時不可失惟金吾圖之書不盡言已令蕭仲恭趙輪回奏面道委曲天時蒸染更冀保綏。

鶚案余覩仕遼爲金吾衞將軍降金後天會三年大舉伐宋余覩爲元帥右都監事詳金史靖康帝

書中所稱蓋兩國之官也。

松漠紀聞曰。余都姑之降金人以爲西軍大監軍。久不遷。常鞅鞅。其軍合輩也。失其金牌。金人疑其與林牙暗合。遂質其妻子。余都姑有叛心。明年九月。約燕京統軍反。統軍之兵皆契丹人。余都謀誅西軍之在雲中者。盡約雲中、河東、河北、燕京郡守之契丹漢兒。令誅女眞之在官在軍者。天德知軍僞許之。遣其妻來告。時悟室爲西監軍。自雲中來燕。微聞其事而未信。與通事漢兒那也同行四百里。那也見二騎馳甚遽。問之曰。曾見監軍否。以不識對。問爲誰。曰。余都下人。那也追及悟室曰。適兩契丹人云。余都下人。既在西京。何故不識監軍。北人謂雲中爲西京。恐有姦謀。遂回馬追獲之。搜其韜中。得余都書曰。事已泄。宜便下手。復馳告悟室。即回燕。統軍來謁。縛而誅之。又二日至雲中。余都微覺父子以遊獵爲名。遁入夏國。夏人問有兵幾何云。親兵二三百。遂不納。投達靼。達靼先受悟室之命。其首領詐出迎。具食帳中。潛以兵圍之。達靼善射。無衣甲。余都出敵不勝。父子皆死。凡預謀者悉誅。契丹之黠、漢兒之有聲者皆不免。

遼史拾遺卷二十一

列傳第三十三文學上

李澣

資治通鑑曰長興四年十一月秦王從榮之亂河南巡官李澣、江文蔚等勒歸田里澣、回之族曾孫也。李回唐武宗朝宰相。○五代史補曰李澣有逸才每作文則筆不停輟而性嗜酒楊凝式嘗受詔撰錢鏐碑自以作不逮澣於是多市美酒召澣飲俟其酣且使代筆經宿而成凡一萬五千字莫不詞理典贍凝式歎伏久之少主之入蕃也宰相馮道等至鎮州戎主皆放還澣時爲翰林院學士北主以其才特留之竟卒於蕃中其後人有得其文集者號曰丁年集蓋取蘇武丁年奉使之意。○又曰李濤爲人不拘禮法弟澣娶禮部尚書竇寧固之女年甲稍高成婚之夕竇氏出參濤輒望塵下拜澣驚曰大哥風狂耶新婦參阿伯豈有答禮儀濤應曰我不風只將謂是親家母澣且慙且怒既坐竇氏復拜濤又叉手當胸作歇後語曰慙無竇建繆作梁山啫啫啫聞者莫不絕倒。○陳繼儒古今詩話曰李澣及第於和凝榜下後與座主同任學士會凝作相澣爲承旨適當批詔次日於玉堂輒開和相舊閣悉取圖書器玩去因留一詩於榻上云座主登庸歸鳳閣門生批詔立鼇頭玉堂舊閣多珍玩可作西齋潤筆不入皆笑其疏縱。

列傳第三十四文學下

王鼎

高麗史曰崔思諏、宣宗朝拜殿中少監、知尚書戶部事、出爲西京副留守、駕幸西京、時遼使王鼎來、思諏爲館伴、聞鼎每夜獨坐爲文、以計取其書奏之、乃諫疏也、其疏極言遼太平日久、不修武備、又言大宋伐南夏事、

王正補

王正燕山雲居寺碑曰、雲居寺東一里有高峯、峯之上千餘步有九室、室之內有經四百二十萬言、本自靜琬始厥謀、歷道遐諸公成其事、佛宇經廚、僧坊鍾閣、材唯杞梓、砌則琳珉、古檜星羅、流水環繞□隄相望、門闥洞開、風俗以四月八日其慶佛生、凡水之濱、山之□、不遠百里、預饋供糧、號爲義食、先是庚午年寺主謙諷和尚爲門徒時、僕自皇后臺被褐來遊、論難數宵、以道相得、自茲一別、僕以職倅於瀛、掌記於武定、廉察於奉聖、陟在憲臺、遷在諫署、佐茲邦計、迨今十五年、復會於茲寺、和尚建庫堂一座五間六架、廚房一座五間五架、轉輪佛殿一座五間六架、煙廳一座五間五架、又化助前燕王侍中蘭陵公建講堂一座五間七架、又化助公主建碑樓一座五間六架、并諸腰座、次建飯廊一十三間四架、次又建東庫四間五架、次建梵網經廊房八間四架、次蓋後門屋一座、餘有捨短從長、加朱施粉、周而復始、不可殫論、乙丑歲、天順皇帝御宇之十五載、丞相秦王統燕之四年、泰階平、格澤明、八風草偃、

四海鏡清。和尚慶此得時。懇求作記。僕以謙諷等同德經營。協力倡和。結一千人之社。合一千人之心。春不妨耕。秋不廢穫。立其信。導其教。無貧富後先。無貴賤老少。施有定例。納有常期。貯於庫司。補茲寺缺。寺不壞於平地。經不墜於東峰。稽首靈巖。載銘貞石。鹽鐵判官朝議郎行右補闕賜緋魚袋王正述。

前鄉貢進士鄭熙書。

李仲宣。補

盤山志曰。李仲宣知薊州軍事判官文林郎試祕書省校書郎祐唐寺剏建講堂碑記曰。夫幽、燕之分。列郡有四。薊門爲上。地方千里。籍冠百城。紅稻青秔。實魚鹽之沃壤。襟河控嶽。當旗戟之奧區。於古堞之外。西北一舍。有盤山者。乃箕、尾之巨鎭也。深維地軸。高闢天門。煙碧凝霄。寒青壓海。珠樓璇室。仰宵窅於崑丘。寶洞瓊臺。耀磅礴於恆嶽。崆峒左倚。太行右連。懷珠之水派其陽。削玉之峰峭其後。嶺上時興於瑞霧。谷中虛老於喬松。奇樹珍禽。異花靈草。絕頂有龍池焉。向旱歲而能興雷雨。巖下有潮井焉。依旦暮而不虧盈縮。於名山之內。最處其佳。此境舊有五寺。祐唐者乃備其一。自昔相傳。有尊者挈杖遠至。求植足之所。僧室東北偶巖下有澄泉。恍惚之間。見千僧洗鉢。瞬息而泯。因茲構精舍晏坐矣。厥後於谿谷澗石之面。刻千佛之像。而以顯其殊勝也。雖雨漬苔斑。睠儀相而猶在。陽舒陰慘。流善譽而不墮。向此藍垣之北。長松之下。有大石焉。重萬餘鈞。或遇敬信者。微觸而動。迄今遊閱之士。冠蓋相望。四序不絕於阡陌也。當昔全盛之時。砌疊龍蟠。檐排鳳翅。晨鐘暮磬。上聞兜率。禪宗律學。宛是祇園。駢

闡可類於清涼赫奕遙同於白馬乃法侶輻輳之鄉也爰自大兵之後竝已燼滅由謂物不可以久廢故享利於德人德人者卽寺主大德乃當寺之景派也厥本惟裔其神不測苦隨念盡樂與人同化六趣之茫然歸十方之安隱年臘未晚行業彌高既多有續之聞宜示無窮之績寺主大德俗姓琅邪氏釋諱希悟鎭陽夏博人也爰自聚沙之歲禮當寺寺主在楚禪師授法焉勤除五蓋慕別四生舍慾棹而誓汎慈舟棄毒藥而願食甘果年二十詣長興寺具尸羅由啓宏願延僧一十萬次第竟矣於是謂其友曰聞二儀舒慘四序推遷人生幾何歲不我與覽斯基阯孰忍淒涼野鹿羣麋晝夜而草眠香徑壞碑毀塔高低而蔓挂藤蘿玉毫消盡於華鬘金磬罷聞於齋懺上漏下溼日就月將徐興再造之心爰起從新之務於是手披榛棘力用經營移怪石而截斷雲根伐灌木而摧折煙色應歷十二年化求財貲蓋佛殿一座欒櫨娟妙丹臒鮮新塑佛中央圖像四壁保寧四年又建廚庫僧堂二座俾爨饔之有所作也賓旅之有所歸也乾亨二年加授紫衣載議門迎廣陌地處幽涼虞生肇之徒見臨顧講讚之所交闢乃於僧室之陰疊磷磷之石淪瑟瑟之泉高廣數尋駢羅萬樹薙除沙礫俯就基坰而又請邑人醵緡聚賂四遠之樂施者如鱗介之歸巨海也既乃市木雲嶠采石煙巖窮斤斧之功極磨礱之妙初心才啓大廈攸成式導昏衢彌光世德其堂也保寧十年歲建帶雲川之渺渺總遠岫之峨峨東觀種玉之田西挹築金之闕蘭楹鏤彩桂柱凝丹月入秋窗風含夏戶檐外之杉松郁鬱檻前之煙水潺湲所貴安苾芻僧置狻猊座高談玉偈然慧炬而絕煩惱薪妙演金文揮智刃而剖無明縠長依佛

住永壓山門對延靈岫之峰蘭說瑜伽之旨此皆邑人等心猶慕善志乃忘筌知浮生石火以難停覺幻質風煙而易滅各抽淨施其構良因即寺主希悟大德激勸之所致也緣惠之所被也厥外井有甘泉地多腴壤開栽珍果棻布疏畦清風起兮緣幹香細雨霽兮紅葵茂載諒鴻基必葺白足咸來其供給之費恆不闕於祇贍者大德寺主力辦也蓋惟寺主大德道洽空有識洞幽冥全資化導於多方以至圓成於能事所冀皇朝永安神業矣相國長調鼎鼐矣京尹之仁無秕稗矣郡牧之信及竹竇矣一切含靈同霑利樂一切惑溺竝向眞如爰述懿徽俾雕翠琰其邑人姓氏具列碑陰仲宣廳職之歲華構方成命修辭以序之序之伊何即爲銘而記之銘曰峭壯靈峰瓶興華宇式開講肆用陳法侶物置人多利圓三寶庶幾乎作善之祥傳名垂古統和五年歲次丁亥四月八日

南抃補

盤山志曰南抃冀州人官少府少監知祕書少監上方感化寺碑記曰噫西聖人教既一唱而東也應而和者其徒半天下是以城閭邑聚塔廟日興後數百年競相高以奢麗有大苾芻衆樂諸阿蘭若巖居野處如鷲峰鹿苑者比比而是方之城邑則又過焉漁陽古郡之西北叢岫迤邐其勢雄氣秀曰田盤山岡巒倚壘富有名寺而感化者舊號元宮物無常名事窮則變會幽州主帥清河張公奏請之故因以是額易其前號獨亢爽清勝確乎不移既肘腋乎絕巇又襟袖於列刹故自往昔目爲上方非諸信舍財而附益高流擇地以來集則何以增崇垂遠至於是哉魏太和十九年無終縣民田氏茲焉營

辨唐太和咸通間道宗常實二大師前季後昆繼踵而至故碑遺像文跡具存爾後人多住持處亦成就布金之地廣在山麓法堂佛宇敞乎下禪寶經龕出乎上松杪雲際高低相望居然緇屬殆至三百自師資傳衣而後無城郭乞食之勞以其夙始以來占籍斯廣野有良田百餘頃園有甘栗萬餘株清泉茂林半在疆域斯爲計久之業又當形勝之境宜乎與法常住如山不騫是使居之則安不爲爭者所奪柰何太康初鄰者侵競割據巖壑鬬諍堅固適在此時徒積訟源久不能決先於薊之屬縣三河北鄉自乾亨前有莊一所闢土三十頃開藝麥千畝皆原隰沃壤可謂上腴營佃距今即有年禩利資日用衆實賴之大安中燕地遣括天荒使者馳至按視厥土以豪民所首謂執契不明遂圍以官封曠爲牧地吞我林麓既如彼廢我田壤又若此使庖舍缺薪蒸之供齋堂乏餅餌之給可歎香火而至於是寺僧法雲暨法道次言及衆曰先世有所遺籍吾儕不能嗣守亦空門之不肖者也安忍坐受其弊拱默而已相與詣闕陳訴歷官辨論一旦得直其誣兩者復爲所有尋奉上命就委長吏辨封立表取舊爲定自是樵蘇耕穫之利隨用而足以小大協力始終一心而令釋氏家肥不減疇昔赫矣能事於前有光雖汶陽歸已侵之疆與平還既奪之地不是過也乾統六年冬老比丘崇簡與前薊州管內都綱提點寺事沙門士賢元悟上座僧士侃都知僧圓淨等以始末紀石爲請會余有故不果頃又走書來速文勤至再三豈可無述夫藏用於形迹者莫妙於理智顯用於事爲者莫大乎勢力佛之道理與智也宏之在人勢與力也若茲寺者像設攸在法相所寄智與形會理隨事集向內不資徒侶之力外

不託王臣之勢則有所廢矣孰能興之今豪奪者止評取者與使禪枝律裔保有其業良以此也後之補處是者其念之乎乾統七年春正月元日

耶律某補

詩話總龜曰北虜多有文籍亦以文雅相尚王矩爲工部郎中本燕人爲虜將耶律某忘其名掌書記嘗從其出入耶律兄及兄之子太平與國中戰沒於大郡後耶律經舊戰處覽其遺迹作詩矩記其兩句云父子盡從蛇陣沒弟兄空望鴈門悲

馬堯俞補

文昌雜錄曰元豐三年高麗國王王徽以疾表乞太醫朝廷遣閤門通事舍人王舜封押至彼國舜封上言十二月一日徽生辰北遼遣起居郎知制誥馬堯俞充使留仙宴館堯俞獻徽詩曰始從鉤裂海中天世世英雄稟自然掌上寶符鈐造化胸中神劍畫山川太宗莫取龍州道煬帝難乘鴨綠船眞是金輪長理國豈論八萬四千年徽以錦紬八百匹爲謝云

無名使臣補

能改齋漫錄曰崇寧三年大遼賀生辰使至賜晏且賜柑有謝表云聘禮適陳祝帝齡於紫闕恩華固異錫仙實於公郵方厥包來貢之期捧茲德惟馨之賜天香滿袖染淮水之清霜雲液盈盤挹洞庭之餘潤梓里豈遑於遺母楓朝切願於獻君感德滋深諭言罔既

列傳第三十六卓行

唐中和補

嘉祐雜志曰予奉使迓遼賀正使於雄州介曰唐中和自作借職割俸錢與弟請至今四十年士大夫恐罕能如此

鴞案遼史載卓行三人皆止足恬退之流如中和者篤念天顯爲人所難何異李充繆彤乎應從後漢書獨行傳之例入卓行傳

張潛補

武清縣志曰遼張潛邑人精於易不樂仕進安貧樂道鄉里稱其賢有餽以瓜田者辭不受卒於家

列傳第三十七列女

邢簡妻陳氏

大同府志曰一經樓在應州城內遼郎中邢簡妻陳夫人教子讀書處

韓慶民妻補

金史曰韓慶民妻者不知何許人亦不知其姓氏慶民事遼爲宜州節度使天會中攻破宜州慶民不屈而死以其妻配將士其妻誓死不從遂自殺世宗讀太宗實錄見慶民夫婦事歎曰如此節操可謂難矣

鶚案天祚亡殉國者寥寥故遼史無忠義傳慶民亦忠義中一人史何以不爲立傳其妻不屈於金而死宜改入遼史列女傳

列傳第三十八方技

王白

釋文瑩續湘山野錄曰太祖收晉水侵河東之年晉危使僞命殿直程再榮間道入契丹求救兵至西樓叩於契丹宣徽使王白曰南朝今收敵國危蹙不保乞師以救白深於術數謂再榮曰晉必無患南兵五月十七日當回晉次日必大濟再榮因問他日安危之數白曰後十年晉破破卽埽地矣非唯晉破而契丹亦衰然扶困卻犯中原飲馬黃河而返子但記之是時王師果不克晉迨後十年當太平興國四年方平晉壘又白嘗謂契丹扶困再犯之事者卽太宗征漁陽旋兵雍熙丙戌歲會曹武惠彬伐燕不利是年冬虜報役王師失勢於河間虜乘勝抵黃河而退皆如白言白年八十卒

劉鑾補

郝經陵川文集四賢祠碑略曰辛亥之秋過督亢至易水投文酌酒弔太子丹聞水汭有祠國工劉鑾所塑技極精巧不知爲何神遂往觀之四像皆南面列坐一王者拱其側衣冠極古殆皆周制問諸守祠丈人言祠故有榜曰四賢不知爲何代之賢契丹時有題曰樂將軍者亦不知孰爲樂將軍也某乃大悟其列坐曰郭隗、樂毅、劇辛、鄒衍拱而侍其側者燕昭王也○山西通志曰劉鑾寺在大同府城外

蠻、遼人。能塑諸佛像。因以名寺。乃其家佛堂也。○析津日記曰。京師像設之奇古者。曰劉蠻塑。說者疑蠻與元音相近而誤。考郝伯常陵川集。燕有四賢祠。其像塑自劉蠻。則蠻別是一人。著名於正奉之先者也。元史方技傳劉元字秉元。薊之寶坻人。

蕭瀚補

繪事備考曰。蕭瀚、遼之貴族。官至南院樞密使。好讀書。親翰墨。尤善丹青。慕唐裴寬、邊鸞之迹。凡奉使入宋者。必命購求有名迹不惜重價。裝潢既就。而後攜歸本國。臨摹咸有法則。與宋淸寧中以義宗千角鹿圖賜焉。

陳升補

圖繪寶鑑補遺曰。陳升、聖宗翰林待詔。嘗奉詔寫南征得勝圖。

常思言補

圖畫見聞誌曰。余熙寧辛亥冬。被命接勞北使。爲輔行。日與其副燕人馬禋、邢希古結駟竝馳。希古恭順詳敏。有儒者之風。從容語及圖畫。且云燕京有一布衣。常其姓。思言其名。善畫山水林木。求之者甚衆。然必在渠樂與卽爲之。既不可以利誘。復不可以勢動。此其所以難得也。

吳九州補

鄧椿畫繼曰。吳九州、燕人。善畫鹿。窮盡蕃鹿之態。牛鹿、馬鹿、養茸退角。老嫩之別。無不曲盡其似。

樂先生補

洪邁夷堅志曰。契丹季年。常勝軍校龐太保妻耶律氏詣燕山樂先生卜肆問命。卦成。樂驚曰。平生所閱人。無如夫人之貴。非后妃不足以當之。今服飾若此。何也。耶律笑曰。吾夫一營卒耳。近以微功。方遷隊首。猶未免飢寒。安望王侯。樂曰。夫人不大貴。吾當焚五行之書。既而金人滅契丹。首領兀朮至燕。見耶律氏美。納之而殺其夫。後封越國王妃。妃方頤修額。明眸華髮。權略過男子。兀朮敬畏之。先公在燕時。熟識其狀。予奉使日。接伴使曰。工部侍郎龐顯忠。蓋耶律在龐氏時所生也。

劉操附

都邶三餘贅筆曰。道家有南北二宗。其南宗、自東華少陽君得老聃之道。以授漢鍾離權。權授唐進士呂巖。巖授遼進士劉操。○薛大訓神仙通鑑曰。劉元英、字宗成、號海蟾子。初名操、字昭遠。後得道。改稱焉。燕地廣陵人也。一云大遼人。以明經擢第。仕燕主劉守光爲相。素喜性命之說。欽崇黃、老之教。一日。忽有道人來謁。海蟾乃邀坐堂上。待以賓禮。問其氏族名字。俱不對。但自稱正陽子。海蟾順風請益。道人爲演清淨無爲之宗。金液還丹之要。既竟。乃索雞卵十枚、金錢十文。以一文置之几上。累十卵於錢若浮圖之狀。海蟾驚異之。歎曰。危哉。道人曰。人居榮祿之場。履憂患之地。其危有甚於此者。復盡以其錢擘破爲二。擲而去。海蟾因此大悟。翌早。解印辭朝。易服從道。有詩云。拋離火宅三千指。屏去門兵十萬家。紀當時之實也。後遇呂洞賓。得金丹之祕旨。自此往來終南、太華間。復結張無夢、种放訪陳希

夷先生。爲方外友。亦開作詩。有詩集行於世。其詠修鍊別有還金篇行於世。

法均附

釋明河補續高僧傳曰。法均、族里失詳。蘭茁幽潛。珠英祕潤。人莫之知。唯京西紫金寺非孱律師異之。收爲童子。究律學。謹持犯。得性自然。非矯揉也。雖行在毗尼。而志尚禪悅。尋師求指決者十餘年。封被危坐。切甚頭然。似有發明者。清寧中。被徵較定諸家章鈔。或有黜之。謀爲代者。師力求退。與息貪競。時議多之。道聲遐震。授紫方袍師號。久之。歸隱馬鞍山。遠近挹其清風。咸雍間。上以金臺僧務煩劇。須才德竝茂者錄其事。僉以非師不可。命亟下。雖欲退辭。不得也。當是時。戒壇肇闢。來集如雲。師爲大和尚。儼臨萬衆。雖遐荒絕域。冒險輕生。自萬里而來。冀一瞻慈範。一領音教。如獲至寶而還。似有神物告語而然者。遼主渴思一見。上待以師禮。后妃以下。皆展接足之敬。特旨授榮祿大夫守司空。并傳戒大師之號。寵以詩章。有行高峰頂松千尺。戒淨天心月一輪之句。其見重如此。太康元年三月四日。怡然別衆而逝。世壽五十五。僧臘三十九。訃聞。遼主悼歎。命太常卿楊皦董後事。茶毗。收靈骨塔於方丈之右。繼其道者曰裕窺。守德嚴戒。有師之風。遼主嘉之。仍襲傳戒大師。賜崇祿大夫檢校太尉提點天慶寺。并賜御製菩提心戒本。命開戒壇說戒。一如師在日。年七十而化。

鶚案。道宗紀。咸雍七年十二月戊午。加圓釋、法鈞二僧竝守司空。名已見遼史矣。均、史作鈞。

常在附

續文獻通考曰釋常在遼重熙間在寶坻縣城南隅渠水之陰建彌陀佛舍結廬其旁持經侍佛棲心入道澹然而居其中後趺坐而化茶毗之日火身不灰僧徒以其身立於佛側已而髮再生焉踰月則削之後有女子以手捫其頂髮遂不生

非覺附

盤山志曰遼非覺大師塔太康三年癸亥七月十七日建其文曰師諱非覺俗姓劉氏析津良鄉人有大名聞車駕幸燕重師道德詔入內說法特賜紫衣幷賜號儀範大師春秋七十二僧臘四十七示化大昊天寺歸葬甘泉普濟寺

等偉附

盤山志曰遼嚴慧大師名等偉俗姓李氏析津龐村人太康元年剃落禮儀範大師爲師從師住慧濟寺受戒宣充三學殿主賜號嚴慧後示疾而終茶毗舌根不爛如青蓮色

列傳第四十姦臣上

耶律乙辛

文獻通考曰洪基能守成柔惠愛民安靜不撓然嬖幸其臣耶律英弼卽乙辛累封魏王北人諺云寧違敕旨無違魏王白帖子

列傳第四十三逆臣中

蕭翰。

契丹國志曰。蕭翰從太宗南入大梁。以汴州爲宣武軍。翰爲節度使。滋德宮。有宮人五十餘人。翰欲取之。宮者張環不與。翰破鎖奪宮人。執環。灼鐵燒之。腹爛而死。○五代會要曰。唐明宗第五子從益許王。開運三年。契丹犯京師。爲首將蕭翰僞立爲帝。知南朝軍國事。漢高祖入洛。遇害。○五代史曰。德光北歸。留蕭翰守汴州。漢高祖起太原。翰欲北去。乃使人召從益。委以中國。從益子母逃於徽陵域中。以避使者。使者迫之以東。遂以從益權知南朝軍國事。從益御崇元殿。翰率契丹諸將拜殿上。晉羣臣拜殿下。羣臣入謁太妃。妃曰。吾家子母孤弱。爲翰所迫。此豈福邪。禍行至矣。乃以王松、趙上交爲左右丞相。李式、翟光鄴爲樞密使。燕將劉祚爲侍衞親軍都指揮使。翰留契丹兵千人。屬祚而去。漢高祖擁兵而南。從益遣人召高行周、武行德等爲拒。行周等皆不至。乃與王松謀以燕兵閉城自守。妃曰。吾家亡國之餘。安敢與人爭天下。乃遣人上書迎漢高祖。高祖聞其嘗召行周而不至。遣郭從義先入京師。殺妃母子。妃臨死呼曰。吾家母子何罪。何不留吾兒。使每歲寒食。持一盂飯灑明宗墳上。聞者悲之。從益死時年十七。

鶚案。從益、翰傳作從敏。誤。

遼史拾遺卷二十二

二國外紀第四十五

高麗

資治通鑑曰唐滅高麗天祐初高麗石窟寺眇僧躬乂聚衆據開州稱王號大封國性殘忍海軍統帥王建殺之自立復稱高麗王以開州爲東京平壤爲西京建儉約寬厚國人安之○徐兢宣和奉使高麗圖經曰王氏之先蓋高麗大族也當高氏政衰國人以建賢遂共立爲君長後唐長興三年遂自稱權知國事請命於明宗乃拜建玄菟州都督充大義軍使封高麗王開運二年建卒子武立漢乾祐末武卒子昭立至皇朝建隆二年昭遣使來朝賜以功臣之號仍加食邑開寶九年昭卒子伾立遣使請命封高麗國王太平興國七年伾卒弟治上章乞襲封從之淳化六年契丹攻之治畏懦無守臣事北虜遂闕朝貢治卒弟誦立祥符七年誦卒弟詢權知國事大破契丹天聖中屢與女眞偕來貢方物詢卒子隆立優柔不斷政荒力屈憚於北虜遂復臣事之貢使又絕隆卒私謚曰正子德王欽欽子穆王亭皆朝貢不通朝廷亦罷遣使亭子徽熙寧四年以權知國事復修貢方物元豐三年四年遣使來朝六年徽卒立凡三十八年謚曰文世子勳立百日卒弟國原公運立元祐四年卒謚曰宣子堯立未閱歲以病廢國人乃請其叔熙攝政未幾而堯卒謚曰懷熙乃襲位避契丹嫌名改熙曰顒崇寧二年顒

卒子俁立○石林燕語曰高麗自三國以來見於史者句驪其國號高其姓也隋去句字故自唐以來止稱高麗五代史記後唐同光元年韓申來其王尚姓高則自三國至五代止傳一姓長興中始稱權知國事王建王氏代高當在同光長興之間而史失其傳元豐初王徽遣使金梯入貢建之七世孫也其表章稱知國王事蓋習用其舊而年稱甲子以其受契丹正朔故也○續資治通鑑長編曰高麗國王誦卒其弟詢權領國事嘗築六城於境上曰興化曰鐵州曰通州曰龍州曰龜州曰郭州契丹以爲貳於己遣使求六城詢不許契丹遂舉兵奄至城下焚蕩宮室剽劫居人詢徙居弁羅州以避之兵退乃遣使請和○宣和奉使高麗圖經曰崧山廟在王府之北出北昌門行五里許山路崎嶇喬松森蔭俯視城中如指諸掌其神本曰高山國人相傳祥符中契丹侵逼王城神乃夜化松數萬作人語虜疑有援卽引去後封其山爲崧以祠奉其神也○石林話曰高麗自太宗後久不入貢至元豐初始遣使來朝朝神宗以張誠一館伴令問其復朝之意云其國與契丹爲鄰每因契丹誅求藉不能堪國主王徽常誦華嚴經祈生中國一夕忽夢至京師備見城邑宮闕之盛覺而慕之乃爲詩以紀曰惡業因緣近契丹一年朝貢幾多般移身忽到中華地可惜中宵漏滴殘○孫公談圃曰契丹有一佛寺甚壯麗使者至必焚香寺有大佛銀鑄金鍍豐稷奉使見其供具器皿皆神宗賜高麗之物蓋高麗制於契丹每遇契丹使至其國所居殿上鴟尾皆暫徹去○文獻通考曰高麗自王徽以降雖通使於我然受契丹封册奉其正朔上朝廷及他文書蓋有稱甲子者歲貢契丹至於六而誅求不已常云高麗乃我奴

耳。南朝何以厚待之。遼使至其國。尤倨暴。館伴及公卿小失意。輒行捽箠。聞我使至。必假他事來覘。分取賜物。嘗詰其西向修貢事。麗人表謝。其略曰。中國三甲子方得一朝。大邦一周天每修六貢。契丹悟。乃得免。○孫穆雞林類事曰。高麗王建自後唐長興中始代高氏爲君長。傳位不欲與其孫。乃及於弟。生女不與國臣爲姻。令兄弟自妻之。言王姬之貴。不當下嫁也。國人姻嫁無聘財。令人通說。或男女相欲爲夫婦。則爲之。夏日羣沐於溪流。男女無別。父母病。閉於室中。穴孔與藥餌。死不送。○又曰。國城三面負山。北最高峻。有溪曲折貫城中。西南當下流。故地稍平衍。城周二十餘里。雖雜沙礫築之。勢亦堅壯。○又曰。各官月下朝參。文班百七十二員。六拜舞蹈而退。國王躬身還禮。稟事。膝行而前。得旨。復行而退。國人卑者見尊者。亦如之。其軍民見國官甚恭。尋常則胡跪而坐。官民子拜父。父亦答以半禮。夷俗不盜。少爭訟。國法至嚴。追呼惟寸紙。不至則罰。凡人詣官府。少亦資米數斗。民貧甚憚之。有犯不去中衣。但褫袍帶杖笞頗輕。束荊使自擇。以牌記其杖數。最苦執縛交臂反接。量罪爲之。自一至九。又視輕重。制其時刻而釋之。惟死罪可久。甚者脾肉相摩。腦皮折裂。凡大罪亦刑部拘役也。周歲待決終不逃。其法。惡逆及罵父母斬。餘止杖。亦不甚楚。歲以八月論囚。諸州不殺。咸送王府。夷姓人至期多赦宥。或配送青嶼、黑水。永不得還。五穀皆有之。粱最大。無秫穭。以秔米爲酒。少絲竹。每一羅直銀十兩。故國中多衣麻苧。地瘠。惟生人參、松子、龍須席、藤席。視日早晚爲市。皆婦人挈以柳箱。一小升以六合爲一刀。以升爲刀。以稗米定物價而貿易之。他皆視此。爲高下。若數多。則以銀甁。每重一斤。工人製用銀十

二兩半、入銅二兩半、作一斤、以銅當工之直、癸未年、倣本朝鑄錢交易、以海東重寶、三韓通寶爲記、○王雲鵬林志曰、龜山有佛龕、林木盛、遂傳云、羅漢三藏行化至此、滌齒楊枝插地生此木、淨水所著、今爲清泉、國人以佛法始興之地、極所崇奉、○又曰、高麗僧住寺修行者、或犯戒律、配白、黑二山、輕亦斥遣、籍其子孫、仍髡受差役、○又曰、高麗善染采、紅紫尤妙、紫草大梗如牡丹、擣汁染帛、○又曰、高麗黃漆生島上、六月刺取瀋色若金、日暴則乾、本出百濟、今漆人號新羅漆、○又曰、高麗王於國中出債收、有陳道曾入其國爲商、云今以官奴求息、俾之日納磨絲、貌好者倍其收、若得子、則沒入爲奴婢、○宣和奉使高麗圖經曰、在家和尚、不服袈裟、不持戒律、白紵窄衣、束腰皁帶、徒跣以行、間有穿履者、自爲居室、取婦鞠子、其於公上、負戴器用、埽除道路、開治溝洫、修築城室、悉以從事、邊陲有警、則團結而出、雖不閑於馳逐、然頗勇壯、其趨軍旅之事、則人自裹糧、故國用不費而能戰也、中間契丹爲麗人所敗、正賴此輩、○朝鮮志曰、朴淵在天磨、聖居兩山之間、狀若石甕、窺之正黑、有盤石涌出中心、曰島巖、水赴絕壁、怒瀑下垂、可十餘丈、宛如白虹、諺傳昔有朴進士者、吹笛淵上、龍女感之、引以爲夫、故名朴淵、上有詞、旱禱輒應、高麗文宗嘗遊此、登島巖上、忽風雨暴作、文宗驚怖、時李靈幹作書數龍之罪、投於淵、龍即出其脊、乃杖之、淵水爲之盡赤、

西夏

隆平集曰、夏國趙保吉、姓拓拔、其遠祖仁福者、思恭之族也、唐僖宗始以思恭爲夏州節度使、賜國姓、

思恭族亂仁福繼之故亦稱李氏仁福死子彝超、彝興相繼爲定難軍節度使彝超而上五代史有傳彝興死子光叡繼光叡死子繼筠襲繼筠死弟繼捧襲位其從父綏州刺史克文言繼捧不當襲請遣使與偕至夏州諭令入覲繼捧乃舉族歸朝其弟繼遷在銀州太宗賜以國姓俾隸屬籍又賜繼捧名曰保忠繼遷名曰保吉爲夏州節度使歸鎭○續資治通鑑長編曰李繼遷之陷西涼也都首領潘羅支僞降繼遷受之不疑未幾羅支遽集六谷蕃部及者龍族合擊之繼遷大敗中流矢創甚奔還至靈州界三十里死其子阿移嗣位○又曰夏王德明凡娶三姓米母氏生元昊咩迷氏生成遇訛藏屈曩氏生成嵬元昊小名崖埋羌語謂惜爲崖富貴爲埋性兇鷙猜忍圓面高準長五尺餘少時衣長袖緋衣冠黑冠佩弓矢從衞步卒張青蓋出乘馬以二旗引百餘騎自幼曉浮屠學通蕃漢文字案上置法律書常攜野戰歌太一金鑑○太平治迹統類曰元昊以兵法部勒諸羌始衣白窄衫氈冠紅裹頂冠後垂紅結綬自號嵬名吾祖凡六日九日則見官屬其僞官分文武或韓笏幞頭或冠金帖縷冠緋衣金塗銀黑束帶佩蹀躞穿靴或金帖紙冠間起雲銀帖紙冠餘皆禿髮耳重環紫旋襴六垂束帶佩解結錐短刀矢弓韣乘鞚皮鞍打跨鈸拂民庶衣青綠用此以別貴賤自制蕃書十二卷字畫繁穴曲屈類符篆教國人紀事悉用蕃書○夏文彥圖繪寶鑑曰夏國英宗元昊通蕃漢文字善繪畫○儒林公議曰夏國元昊取契丹女僞號與平公主乃宗眞之姊也元昊待之甚薄閔娩被病元昊亦不往視之以至於歿宗眞愍恨然亦無如之何但遣使慰問之而已朝廷不知其故以爲元昊畏耶律之彊諷宗

眞使促元昊歸款。失之甚矣。○又曰。富弼使契丹報聘。再立盟約。時呂夷簡方在相位。命弼諷契丹諭元昊使納款。宗眞是其言。謂可指麾立定。遂遣使詣元昊。諭以朝廷之意。元昊但依隨而已。及楊守素至延州道。元昊詰曰。朝廷果欲議和。當下諭本國。何煩轉求契丹。契丹界夾山部落呆家等族離叛多附元昊。契丹以詞責問。元昊辭不報。自稱西朝。謂契丹爲北邊。又言請戢所管部落。所貴不失兩朝歡好。宗眞既以彊盛誇於中國。深恥之。乃舉衆西伐。聚兵於雲州西約五百里夾山之側。國內擾動。糧餽相繼。先是契丹預峙芻茭以備冬計。元昊密令人焚之。殆盡。且多餓死。及與戰。遂敗。懼朝廷知之。乃出牓幽州。稱元昊歸款以自誇大。其略云。元昊曩自先朝。求爲鉅援。據一方之裂壤。迨二世以襲封。又云。梟音易變。犬態多端。忘牢籠之深恩。肆狂悖之兇性。擅誘邊俗。巧諜歡鄰。罪既貫盈。理當難赦。是用躬驅銳旅。往覆危巢。方邇賊庭。乞修覲禮云云。然燕人皆知其妄。我之諜者。又見與尸重傷者相繼自西而至。其敗益明。然深自祕藏。懼爲朝廷所知。○夢溪筆談曰。景祐中。党項首領趙德明卒。其子元昊嗣立。朝廷遣郎官楊告入蕃弔祭。告至其國中。元昊遷延遙立。屢促之。然後至前受詔。及拜起。顧其左右曰。先王大錯。有國如此。而乃臣屬於人。既而饗告於廳。其東屋後。若千百人鍛聲。告陰知其有異志。還朝。祕不敢言。未幾。元昊果叛。其徒遇乞先創造蕃書。獨居一樓上。累年方成。至是獻之。元昊乃改元。制衣冠禮樂。下令國中。悉用蕃書胡禮。自稱大夏。朝廷興師問罪。彌歲。虜之戰士益少。而舊臣宿將如剛浪唆、遇野利荐多以事誅。元昊力孤。復奉表稱蕃。朝廷因赦之。許其自新。元昊乃更稱兀卒。曩霄。慶歷

中契丹舉兵討元昊元昊與之戰屢勝而契丹至者日益加衆元昊望之大駭曰何如此之衆也乃使人行成退數十里以避之契丹不許引兵壓西師陣元昊又爲之退舍如是者三凡退百餘里每退必盡焚其草萊契丹之馬無所食因其退乃許平元昊遷延數日以老北師契丹馬益病亟引軍攻之大敗契丹於金肅城獲其僞乘輿器服子壻近臣數十人而還先是元昊後房生一子曰甯令受甯令者華言大王也其後又納沒臧訛唱之妹生諒祚而愛之甯令受之母恚忌欲除沒臧氏授戈於甯令受使圖之甯令受間入元昊之室卒與元昊遇遂刺之不殊而走諸大佐沒臧訛唱輩仆甯令受梟之明日元昊死立諒祚而舅訛唱相之有梁氏者其先中國人爲訛唱子婦諒祚私焉日視事於國夜則從諸沒臧氏訛唱慙甚謀伏甲梁氏之宮須其入而殺之梁氏私以告諒祚乃使召訛唱執於內室沒臧彊宗也子弟族人在外者八十餘人悉誅之夷其宗以梁氏爲妻又命其弟乞埋爲家相許其世襲諒祚兇忍好爲亂治平中遂舉兵犯慶州大順城諒祚乘駱馬張黃屋自出督戰牌者彍弩射之中乃解圍去創甚馳入一佛祠有牧牛兒不得出懼伏佛座下見其脫韝血涴於踝使人裹創舁載而去至其國死子秉常立而梁氏自主國事梁乞埋死其子移逋繼之謂之沒甯令沒甯令者華言天大王也秉常之世執國政者有鬼名浪遇元昊之弟也最老於軍事以不附諸梁遷下治而死存者三人移逋以世襲居長其次曰都羅馬尾又次曰關萌訛略知書私侍梁氏移逋萌訛皆以昵倖進唯馬尾驁有戰功然皆庸才秉常荒孱梁氏自主兵不以屬其子秉常不得志素慕中國有李青者本秦人亡虜中秉

常昵之。因說秉常以河南歸朝廷。其謀洩。青爲梁氏所誅。而秉常廢。○續資治通鑑長編曰。曩霄凡七娶。一曰米母氏。舅女也。生一子。以貌類他人。殺之。二曰索氏。始曩霄攻貓牛城。傳者以爲戰歿。索氏喜日調音樂。及曩霄還。懼而自殺。三曰都羅氏。早死。四曰咩迷氏。生子阿理。謀殺曩霄。爲臥香乞所告。沈於河。殺咩迷氏於王亭鎭。五曰野利氏。遇乞從女也。頎長者有智謀。曩霄畏之。戴金起雲冠。令他人不得冠。生三子。寧明、喜方術。從道士路修篁學辟穀。氣忤而死。次甯令哥、曩霄以貌類己。特愛之。以爲太子。次辭埋。早死。後復納沒移皆山女。營天都山以居之。野利之族宣言。吾女嫁二十五止故居。而得沒移女。乃爲修內。曩霄怒。會有告遇乞兄弟謀以甯令哥娶婦之夕作亂。曩霄遂族遇乞、剛浪、凌城逋等三家。既而野利氏訴我兄弟無罪見殺。曩霄悔恨。下令訪遺口。得遇乞妻閻於三香家。復與之私通。野利氏覺之。不忍誅。遇乞妻乃出爲尼。號沒藏大師。六曰耶律氏。七曰沒移氏。初欲納爲甯令哥妻。曩霄見其美。自取之。號爲新皇后。甯令哥憤而殺曩霄。不死。劓其鼻而去。匿黃蘆訛庞家。爲訛庞所殺。曩霄遂因鼻創死。年四十六。沒藏氏初爲尼。寓於僞興州之戒壇院。既娠而曩霄死。曩霄遺言立從弟委哥甯令。其大酋惧移賞都、埋移香熱鬼浪布野、也浪囉囉、與沒藏訛庞議所立。沒藏、大族也。訛庞爲之長。衆欲如遺言立委哥甯令。訛庞弗許。曰。委哥甯令非先王子。安得有國。夏自祖考以來。父死子繼。今沒藏尼娠。先王之遺腹。幸而生子。則可以嗣先王矣。誰敢不服。衆曰然。遂立沒藏氏。僞號太后。曩霄既死三月。諒祚生。以毛惟昌、高懷正之妻更乳之。而政在沒藏氏。惟昌、懷正皆漢人。本遇乞帳下。故親待之。

已而懷正貸銀夏人，惟昌竊衣曩霄所與盤龍服，皆爲訛厖所殺。

鶚案：曩霄爲子甯令哥所殺始末，沈括與李燾所述不同，當以燾爲正。

九朝編年備要曰：曩霄既死而諒祚生。諒祚母沒藏氏，既通李守貴，又通保細吃多巳。守貴怒，幷殺之。訛厖族守貴，後以女妻諒祚。諒祚益長而驕，心忌沒藏訛厖專，且通訛厖子妻梁氏。梁氏密告訛厖將叛。諒祚乃與左右舉兵誅訛厖，滅其族，殺妻沒藏氏，而以梁氏忠於己，因以爲妻。諒祚性狂傀無常，時過酋豪大家，輒私其婦女。酋豪多怨，納叛人景詢，親而用之，以爲樞密使，棄蕃禮用漢制。○康譽之昨夢錄曰：西夏有竹牛，重數百斤，角甚長而黃黑相間，用以製弓，極佳，尤且健勁。其近弼黑者，謂之後醮，近弼及弼俱黑而弓面黃者，謂之玉腰。夏人常雜犀角以市，人莫有知者。○莊綽雞肋編曰：西夏與州出良弓，中國購得之，每張數百千。○太平老人袖中錦曰：契丹鞍、夏國劍、高麗祕色，皆爲天下第一，他處雖效之，終不及。

遼史拾遺卷二十三

國語解第四十六

太祖紀

耶律氏　蕭氏

文昌雜錄曰余嘗見樞密都承旨張誠一說昔年使北虜因問耶律蕭姓所起彼人云昔天皇王問大臣云自古帝王英武爲誰耶其大臣對曰莫如漢高祖又問將相勳臣孰爲優對以蕭何天皇王遂姓耶律氏譯云劉也其后亦錫姓蕭氏歐陽少師作五代史乃曰天皇王阿保機以所居橫帳地名爲姓○世里世里譯者謂耶律昔蕭翰爲契丹大族其號阿鉢本無姓氏李崧爲製姓名曰蕭翰於是姓蕭二者不知孰是也○契丹國志曰契丹部族本無姓氏惟各以所居地名呼之婚嫁不拘地理至阿保機變家爲國始以王族號爲橫帳仍以所居之地名曰世里著姓世里者上京東二百里地名也復賜后族姓曰蕭氏蕃法王族惟與后族通婚更不限以尊卑其王族后族二部落之家若不奉北主之命皆不得與諸部族之人通婚或諸部族彼此相婚嫁不拘此限故北蕃惟耶律蕭氏二姓也

奚霫

舊唐書曰霫匈奴之別種也居於潢水北亦鮮卑之故地其國在京師東北五千里東接靺鞨西至突

厥南至契丹北與烏羅渾接地周二千里四面有山環繞其境人多善射獵好以赤皮爲衣緣婦人貴銅釧衣襟上下懸小銅鈴風俗略與契丹同有都倫紇斤部落四萬戶勝兵萬餘人

君基太乙神

夢溪筆談曰十神太一一曰太一次曰五福太一三曰天一太一四曰地太一五曰君基太一六曰臣基太一七曰民基太一八曰大遊太一九曰九氣太一十曰十神太一惟太一最尊更無別名止謂之太一三年一移後人以其別無名遂對大遊而謂之小遊太一此出於後人誤加之京師東西太一宮正殿祠五福而太一乃在廊廡甚爲失序熙寧中初營中太一宮下太史考定神位予時領太史預其議論今前殿祠五福而太一別爲後殿各全其尊深爲得體然君基臣基民基避唐玄宗諱改爲棊至今仍襲舊名未曾改正○玉海曰天寶三載十月十六日術士蘇嘉慶上言請於京城置九宮壇壇一成三尺四陛其上依位置小壇高尺五東南曰招搖正東曰軒轅東北曰太陰正南曰天一中央曰天符正北曰太一西南曰攝提正西曰咸池西北曰青龍五數爲中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爲上六八爲下符於遁甲此九宮定位也每歲祭以四孟位隨歲改謂之行棊自乾元後止依本位遂不飛易○又曰黃帝九宮經隋志一卷又三卷行棊經三卷鄭元注房氏行棊法一卷○章俊卿山堂考索曰漢立太一祠卽甘泉泰畤也唐謂之太清紫極宮宋謂之太一宮○日知錄曰史記天官書中宮天極星其一明者爲太一常居封禪書亳人謬忌奏祠太一方曰天神貴者太一太一曰佐五帝此太一祠之

所自起。易乾鑿度曰。太一取其數以行九宮。鄭元注曰。太一者、北辰神名也。下行八卦之宮。每四乃還於中央。中央者、地神之所居。故謂之九宮。天數以陽出。以陰入。陽起於子。陰起於午。是以太一下行九宮。從坎宮始。自此而坤宮。又自此而震宮。既又自此而巽宮。所行者半矣。還息於中央之宮。既又自此而乾宮。自此而兌宮。自此而艮宮。自此而離宮。行則周矣。上遊息於太一之星。而反紫宮。行起從坎宮。終於離宮也。宋朝尤重太一之祠。以太一飛在九宮。每四十餘年而一徙。所臨之地。則兵疫不興。水旱不作。在太平興國中。太宗立祠於東南郊而祀之。則謂之東太一。在天聖中。仁宗立祠於西南郊而祀之。則謂之西太一。在熙寧中。神宗建集福宮而祀之。則謂之中太一。

鶚案。君基太一神。沈括以爲避唐諱改爲基。然漢時已有行基、飛基之說。又似不因避諱而改矣。鄭氏太一下行九宮之說。卽所云行基也。

太宗紀

林牙。

嘉祐雜志曰。冀州城南張耳墓、在送客亭邊。戎使林牙者。猶翰林學士。問知州王仲平。告之不知張耳何代人。大使耶律防謝曰。契丹家翰林學士名目而已。

世宗穆宗紀

葉格戲。

南部新書曰李郃爲賀牧與妓人葉茂蓮江行因撰骰子選謂之葉子咸通以來天下尙之○歸田錄曰葉子格者自唐中世以後有之唐人藏書皆作卷軸其後有葉子其制似今策子凡文字有備檢用者卷軸難數卷舒故以葉子寫之如吳彩鸞唐韻李郃彩選之類是也骰子格本備檢用故亦以葉子寫之因以爲名爾唐世士人宴聚盛行葉子格五代國初猶然○焦竑國史經籍志曰徧金葉子格一卷新定徧金葉子格一卷擊蒙小葉子格一卷李後主妃周氏小葉子例一卷

天祚紀

頭魚宴

演繁露曰燕北雜錄載契丹與宗重熙年間衣制儀衞打圍射鹿鉤魚事於景祐五年十月撰進不書撰人姓名而著其所從聞曰思鄉人武珪在虜十餘年以善歌隸帳下故能習虜事詳悉凡其所錄皆珪語也達魯河鉤牛魚虜中盛禮意慕中國賞花釣魚然非釣也鉤也此所紀於虜爲道宗清寧四年其甲子則戊戌五月也達魯河東與海接歲正月方凍至四月而泮其鉤是魚也虜主與其母皆設帳冰上先使人於河上下十里開以毛網截魚令不得散逸又從而驅之使集虜帳其牀前預開冰竅四名爲冰眼中眼透水旁三眼環之不透第斲減令薄而已薄者所以候魚而透者將以施鉤也魚雖水中之物若久閉於冰遇可出水之處亦必伸首吐氣故透水一眼必可以致魚而薄不透水者將以伺睨也魚之將至伺者以告虜主卽遂於斲透眼中用繩鉤擲之無不中者既中遂縱繩令去久魚倦卽

曳繩出之謂之得頭魚頭魚既得遂相與出冰帳於別帳作樂上壽○周必大二老堂雜志曰贊寧物類相感志引博物志云東海有牛魚其形似牛剝其皮懸之潮水至則毛起退則毛伏今東牟有海牛島其牛無角足似龜長丈餘尾若鮎云

鶚案王易燕北錄云牛魚卽鱘之大者程大昌又以爲牛魚似牛形蓋祖贊寧之說其實非也

營衞志

鶚案遼史目錄本紀後志首營衞次兵衞次地理次歷象次百官次禮次樂次儀衞次食貨次刑法表首世表次皇子次公主次皇族次外戚次遊幸次部族次屬國以下列傳今國語解帝紀下卽次以禮樂志以及百官營衞地理儀衞兵衞食貨刑法表次世表於皇子之下列傳中又分諸功臣傳先後錯雜無倫與目錄迥殊今采陳士元諸史夷語有可補正者附著於卷

耶魯盌

鶚案此條史誤在奪里本下

奪里本

鶚案此條史誤在國阿輦下耶魯盌前

盬母

鶚案此條史誤在赤實得本下

孤穩。

鶚案。此條史誤在女古下。

女古。

鶚案。此條史誤在孤穩上。

窩篤盌。

鶚案。此條史誤在孤穩下。

阿思。

陳士元諸史夷語曰。阿思者、華言寬大也。阿思、一作阿斯。又作阿厮。

鶚案。此條史作阿斯。寬大誤作實大。

赤實得本。

鶚案。此條史誤作得失得本。

墮瑰。

諸史夷語曰。奚酋胡損、門名墮瑰。太祖滅奚。因其門名。置爲墮瑰部。

鶚案。此條在營衞志奚王部。史更載於地理志。誤。

兵衞志

屬珊。

諸史夷語曰。應天皇后從太祖征討。所俘人戶有技藝者。置之帳下。爲屬珊。蓋比珊瑚之寶云。

鶚案。史文所俘人戶有下缺四字。今補全。又屬珊軍在兵衞志。史更移之地理志。誤。

禮樂志

鶚案。史禮志下次樂志。國語解合爲一。宜依史分列。

勘箭。

夢溪筆談曰。大駕鹵簿中有勘箭。如古之勘契也。其牡謂之雄牡箭。牝謂之闢仗箭。本胡法也。熙寧中罷之。

怦里廻。

燕北雜記曰。二月一日。番中蕭姓者請耶律姓者於本家筵席。番中呼此節爲瞎里廻。六月十八日。耶律姓卻請蕭姓者。亦名瞎里廻。

卓帳。

宣和畫譜曰。胡瓌有平遠番部卓歇圖二、毳幕卓歇圖一。

儀衞志

果下馬。

范曄後漢書曰。濊貊屬樂浪。有果下馬。高三尺。乘之可以果樹下行。○徐堅初學記曰。濊國出果下馬。漢時獻之。高三尺。

世表

蠕蠕。

魏收魏書曰。蠕蠕、東胡之苗裔也。姓郁久閭氏。始神元之末。掠騎有得一奴。髮始齊眉。忘本姓名。其主字之曰木骨閭。木骨閭者、首禿也。木骨閭與郁久閭聲相近。故後子孫因以爲字。木骨閭既壯。免奴爲騎卒。穆帝時。坐後期當斬。亡匿廣漠谿谷間。收合逋逃。得百餘人。依純突鄰部。木骨閭死。子車鹿會雄健。始有部衆。自號柔然。世祖以其無知。狀類於蟲。故改其號爲蠕蠕。

諸功臣傳

鶚案。史無功臣傳之目。國語解功臣二字無據。當作列傳。

龍錫金佩。

諸史夷語曰。太祖從兄鐸骨札以本帳下蛇鳴。命知蛇語者神速姑解之。知蛇謂穴旁有金。鐸骨札掘之。乃得金。以爲帶。名龍錫金。

鶚案。史文穴旁下闕八字。今補全。

楬柮犀。

周密雲烟過眼錄曰伯幾云骨咄犀乃蛇角也其性至毒而能解毒葉森於延祐庚申得骨咄犀刀櫂二來看其花紋如今市中所賣糖餳或有白點以手摩之作巖桂香若摩之無香者僞物也○劉郁西使記曰骨篤犀大蛇之角也解諸毒○愼懋官華夷鳥獸考曰骨咄犀蛇角也其性至毒而能解毒蓋以毒攻毒也故曰蟲毒犀唐書有古都國必其所產今人譌爲骨咄耳

堂印

劉攽漢官儀曰博采堂印又曰金印紫綬

堂帖

夢溪筆談曰唐中書指揮事謂之堂帖子曾見唐人堂帖宰相簽押格如今之堂劄子也

遼史拾遺卷二十四

國語解補

鶚案遼史國語解亦有不專爲國語者如君基太乙神葉格戲果下馬堂印堂帖之類余於史文所有而注未詳者列於前史文所未有今補者列於後國語之外風俗物產皆綴緝焉

貔狸

夢溪筆談曰刁約使契丹爲北語詩云押燕移離畢移離畢官名如中國執政官看房賀跋支賀跋支如執衣防閤餞行三匹裂匹裂小木罌以色綾木爲之加黃漆密賜十貔狸貔狸形如鼠而大穴居食果穀嗜肉狀人爲珍膳味如豬子而肥○畫墁錄曰虜歲使正旦生辰馳至京見畢密賜大使一千五百兩副使一千三百兩中金也南使至北虜帳前見畢亦密賜羊靶十枚毗黎邦十頭毗黎邦大鼠也契丹上供物善糜物如豬貙若以一臠置十斤肉鼎即時糜爛臣下不敢畜惟以賜南使紹聖初備員北使亦蒙此賜余得之即縱諸田館伴大駭亟求不見乃曰柰何以此縱之唯上意禮厚南使方有一枚本國歲課其方更無租徭唯此採捕十數以擬上供一則以待南使也如帳前問之某等皆被責今已四散收捕因辭以不殺無用自爾直至還界無日不嗟惜之○齊東野語曰滹水燕談載契丹國產大鼠曰毗狸形類大鼠而足短極肥其國以爲殊味穴地取之以供國王之膳陸氏舊聞云狀類大鼠

極肥腯甚畏日爲隙光所射輒死亦竹猶獾狸之類耳近世乃不聞有此扣之北客亦多不知何耶

赦例郎君

王鞏甲申雜記曰大遼謂天使爲赦例郎君依赦例日行五百里也

曜辣

嘉祐雜志曰契丹謂圭爲曜辣

筲卻日

南部新書曰盧文進幽州人也至江南李氏封范陽王嘗云陷契丹中屢入絕塞正晝方獵忽天色晦黑衆星燦然問蕃人云所謂筲卻日也以此爲常頃之乃明方午也

設罷

中山詩話曰余靖兩使契丹虜情益親能胡語作胡語詩虜主曰卿能道我爲卿飲靖舉曰夜筵設罷侈盛臣拜洗受賜兩朝厥荷通好情感勤厚重微臣雅魯拜舞祝若統福祐聖壽鐵擺嵩高俱可忒無極虜主大笑遂爲醻觴

提烈

燕北雜記曰契丹呼種田爲提烈

治夔離

燕北錄曰。戎主太后嚏噴時。但是近位蕃漢臣僚等。幷齊道治夔離。漢語萬歲也。

十里鼻。

燕北雜記曰。北界漢兒多爲契丹凌辱。罵作十里鼻。十里鼻、奴婢也。

杪離𨁂。

燕北雜記曰。臘月戎裝飲酒。呼爲杪離𨁂。杪離是戰𨁂是時。

揑骨地。

契丹國志曰。男女拜皆同。其一足跪一足著地。以手動爲節。數止於三。彼言揑骨地者。卽跪也。

倍其不離鼓。

燕北雜記曰。戎主別有鼓十六面。發更時擂動。至二點住。三更再擂。呼爲倍其不離鼓。是驚鬼。

省事三。

清異錄曰。北戎蓮實狀長少味。出藕頗佳。然止三孔。用漢語轉譯其名。曰省事三。

喫雀。坤不克。

燕北錄曰。戎主及契丹臣庶。每聞霹靂聲。各相鉤中指。口作喫雀聲。以爲禳厭。戎主及契丹臣庶等。如見旋風時。便合眼用鞭子空中打四十九下。口道坤不克七聲。漢語魂風也。以爲禳厭。

蘘珍思。

燕北錄曰。凡兵馬應是漢兵。多以得勝及必勝二字爲號。諸蕃兵以蓌珍思三字爲號。漢語熊虎二字也。

旱金花　青囊花

陷北記曰。至湯城淀。地氣最溫。契丹苦大寒。則就溫於此。其水泉清冷。草輭如茸。可藉以寢。而多異花。記其二種。一曰旱金。大如掌。金色爛人。一曰青囊。如中國金燈。而色類藍。可愛。

賜柺

五代史曰。漢高祖封北平王。遣牙將王峻奉表契丹。耶律德光呼之爲兒。賜以木柺一。木柺虜法貴之。如中國几杖。非優大臣不可得。峻持柺歸。虜人望之皆避道。

佛裝　細孃

使遼錄曰。婦人以黃物塗面如金。謂之佛裝。○雞肋編曰。燕山倡妓皆以子爲名。若香子、花子之類。無寒暑必繫緜帽。其良家仕族女子。皆髡首。許嫁方留髮。冬月以栝蓌塗面。謂之佛裝。但加傅而不洗。至春煙方滌去。久不爲風日所侵。故潔白如玉也。○嚴繩孫西神脞說曰。遼時婦人有顏色者。目爲細孃。面塗黃。謂之佛裝。宋彭汝礪詩。有女天天稱細孃。眞珠絡臂面塗黃。南人見怪疑爲瘴。墨吏矜誇是佛裝。是也。

鐵腳草

王氏談錄曰契丹中有鐵腳草采取陰乾投之沸湯中頃之莖葉舒卷如生

鶻里迵

燕北錄曰正月十三日放國人作賊三日如盜及十貫以上依法行遣北呼爲鶻里迵漢人譯云鶻里是偷迵是時也

稱小人

錢世昭錢氏私誌曰燕北風俗不問士庶皆自稱小人宣和間有遼國右金吾衞上將軍韓正歸朝授檢校少保節度使對中人以上說話卽稱小人中人以下卽稱我家每日到漏舍誦天童經數十徧其聲朗朗然且云對天童說話豈可稱我自皇天生我皆改爲小人云皇天生小人皇地載小人日月照小人北斗輔小人前後二十餘句凡稱我者皆改爲小人誦畢贊歎云這天童極靈聖王少師曰若無靈聖如何持得許多小人

牛馬熟

東齋紀事曰契丹使者蕭慶言達怛人不粒食家養牝牛馬飲其乳亦不食其肉腸如筋雖中箭不死又言契丹牛馬有熟時一如南朝養蠶也有雪而露出草一寸許此時牛馬大熟若無雪或雪沒草則不熟

獨子青

清異錄曰遼東一處有瓜若澆沃則以酒代水實成破爲十段每段中止有一子而長數寸食一顆可作十日糧國人珍之名獨子青

轉蓬

陳長方步里客談曰古人多用轉蓬竟不知何物外祖林公使遼見蓬花枝葉相屬團圞在地遇風卽轉問之云轉蓬也

花宴烏熊皮

鐵圍山叢談曰李丞相士美在北門與吾同班綴嘗言將聘大遼赴其花宴時戎主坐御牀上後有烏熊皮蒙一物頗高大久而似疲則以身倚之意其如古設扆狀耳俄於烏皮間時露一二人手足則罔測其故也及日晏時乃見數番小兒在其中李爲吾言每哂之吾卽答曰此乃鮮卑之舊俗如高歡立孝武皇帝以黑氈蒙七人拜其上而歡居其一殆亦是類乎

銀貂○駝鹿

嘉祐雜志曰虜使云青貂穴死牛腹掩取之紫貂升木射取之黃色乃其老者銀貂最貴契丹主服之又云駝鹿重三百斤效其聲致之茸如茄者切食之又云大寒之毒如中湯火著人皮膚成紫皰

冰梨

文昌雜錄曰余奉使北遼至松子嶺舊例互置酒三行時方窮臘坐上有北京壓沙梨冰凍不可食接

伴使邱律筠取冷水浸良久。冰皆外結。已而敲去。漿已融釋。自爾凡所攜柑橘之類。皆用此法。味卽如故也。

南征馬

謀夏錄曰。契丹馬三萬餘匹。歲收於雄、霸、滄州兩界之閒。謂之南征馬。意欲誇示中國。實備燕、雲緩急之用。

羅草

蘇頌魏公集曰。北人以百騎飛放。謂之羅草。終日才獲兔數枚。頗有媿色。顧謂余曰。道次小園不足觀。常時千人已上爲大圍。則所獲甚多。其樂無涯也。

車渡

使遼錄曰。過盧溝河。伴使云。恐乘轎危。莫若車渡極安。且可速濟。南人不曉其法。

兜玄國

使遼錄曰。契丹上京曾有人見二青衣駕赤犢車出。其中別有天地。花木繁茂。云此兜玄國也。

奚車朝馬

詩話總龜曰。吳長文使虜詩云。奚車一牛駕。朝馬兩人騎。

冰實羊腸

嘉祐雜志曰北虜冰實羊腸文州羌取蛇韜首繞頭上治上熱食肉去皮

王銍國老談苑曰滕涉以戶部副使聘北朝主客謂涉曰南朝食肉何故不去皮涉曰本朝出產絲蠶故肉不去皮耳

九月薦瓜

國老談苑曰趙世長以宗正卿北使時九月既宴薦瓜主客舉謂世長曰此方氣候誠早彼想未也世長對曰本朝來歲季夏此味方盛

陽品鎮造墨

蘇軾東坡全集曰雲庵有墨銘云陽品鎮造云是北虜墨陸子履奉使得之者

攜壺

呂大臨考古圖曰攜壺得於京師高八寸有半深七寸有半徑寸有三分容二升二合無銘識李氏錄云吏部蘇尚書子容頃使虜中於帳中親見之

鷹背狗

永平府志曰鷹而生犬遼史以之紀異凡北方阜鵰作巢所在官司必令人窮巢探卵較其多寡如一巢而三卵者置卒守護日視之及其成穀一乃狗耳取飼以進於朝其狀與狗無異但耳尾上多毛羽

數莖而已。田獵鵰則戾天。狗則走陸。所逐同速。名曰鷹背狗。

呵膠。

陳繼儒眞珠船曰。呵膠出虜中。可以羽箭。又宜婦人貼花鈿。呵噓隨融。故謂之呵膠。劉貢父有和陸子履詩云。此膠出從遼水魚。白羽補綴隨呵噓。

魚形面花。

嘉祐雜志曰。契丹鴨淥水牛魚鰾。製爲魚形。贈遺婦人貼面花。

蓬子臙脂。

燕北錄曰。契丹婦人產時。望日番拜。八日候入帳內。以手帕抹卻契丹、眷人眼。抱婦人胸。臥甘草苗。若生男兒。其夫面塗蓬子臙脂。其蓬子八月收。以蠶布絞汁。用時以布浸水塗頭面。番婦人亦常時用作妝飾。或生女時。面塗突墨。產母服黑豆湯調鹽。番言用此二物塗面時。宜男女。貧者不用此儀。

元修宋、遼、金三史。遼史最略。厲徵君仿裴松之注三國志例。輯遼史拾遺二十四卷。博采旁搜。有注有補。徵引書籍三百餘種。耶律氏遺聞墜典。粲然大備。余家舊藏寫本。爲朱朗齋先生手錄。辛巳長夏。與同年友王君學增。檢閱羣書。詳加參校。字句脫誤悉爲增訂。付之剞劂。閱十五月而畢。杭董浦太史道古堂詩注。稱徵君是書。期與太史金史補闕並刊。今金史補闕。罕有傳本。儻藏書家不靳見示。俾得合刊並傳。庶幾以成兩先生未竟之志乎。道光壬午秋七月。里後學汪遠孫謹識。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遼志及其他一種

五冊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六月初版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張平